

兩浙海防類考續編

辯倭真偽凡倭寇之入未必皆真夷也有偽夷者以導之耳故所慮者不在乎夷而在乎偽夷者也不然此辨之可乎島法有刃無杖其夷之視刃也猶吾之視杖也真天下之至愚也故夫持刃先驅者夷也其一先一後而工於自匿者偽夷也島俗貴富而賤貧故富者食菓貧者至以糲糲自給其寒而雪不得布縷被體也是天下之至苦也故夫見敗絮斗粟亦忻然而負之趨者事也其善擇金帛而取其精者偽夷也其禿而類匏者死而髮隱隱類僧者偽夷也其屯也有立

而孟者亦

者有拜而伏者夷也有坐而觴者僞夷也

是僞夷常

主而夷常爲之役也其大掠以去而或被殲

於海中者夷也其挾金以歸而坐重之者僞夷也是僞夷常

被其利而夷常受其害也此其夷之情也亦夷之勢也惟其

情如是勢如是凡今海上之人一遇其掠即爲其所用矣故

所慮不在乎夷而在乎僞夷者也今之所當治者僞夷其急

而夷其緩也僞夷其重而夷其輕也猶之止沸不如去薪薪

非能沸而沸之所由生也畏雞木如避風風非能寒而寒之

所由威也治夷不如治僞夷僞夷非夷而夷之所由生也

實辦乎此求以制其死命伐其陰謀而破其欺智

利之人樂變于夷而莫可治也好攻樂殺之夷易勾於僞夷  
寧滅其身而卒莫之悔也噫是可恨也已

申諭

一辨倭真僞

萬曆拾叁年奉

督撫部院溫 明文一辯功級夫真倭僞夷往多混報真倭  
頂心顛門皆禿髮匏立而孟跪而控拜而伏皮肉緊縮僞夷  
雖禿而髮隱隱類僧坐而食利必匿險必避若不辯明非惟  
功賞不實亦多戕害人命往領官兵有將被擄逃回或漁商  
平人及遊民假稱奸細妄殺報功深可痛恨除通行嚴

禁外今後并報捷聽該道詳加勘驗如果頂心顙門無髮  
及皮肉緊縮者方爲真倭首級轉送紀驗其詐冒無據者卽  
究明坐以故殺抵償至於指稱奸細妄殺報功者尤易見蓋  
奸細必潛形夜伏或假扮鄉民混入懼詰數不能多既已覺  
露可縛而至非臨陣血戰者比何用斬首以後奸細止許生  
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

全浙總論嘗考浙江之源始於縣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終

於錢塘江之驚子門而入海焉故驚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  
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獨立海中  
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爲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  
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驚子門可寧此其  
大畧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  
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脈利  
害安危輔車相依者也然而險要之防有三說焉曰海洋曰  
江湖曰礦山三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青南等地貽害浙之

昌化富陽縣上乍浦石墩漁浦各區流突直抵留都重地此  
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夜劫客船湖漾鹽徒肆行出沒此江  
湖之患也礦寇之擾路出多岐若休寧之馬金歙縣之街口  
婺源之大庸常山之草坪江山之清河龍游之灰坪蘭谿之  
太平街淳安之白馬村開化之華埠直進雲霧諸山嚴州之  
白沙直入壽昌諸處是皆賊所必由之路此礦山之患也今  
欲求錢塘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  
之羊許弟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  
風颶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與門淺狹止可  
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擊之亦爲並駕

山衛城西灣沙塗頗軟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出  
惟海鹽之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共由大洋而  
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遠於內地  
非早見預待之所總而論之賊由北洋經蛇山芥山其患必  
犯吳淞然吳淞之口北向舟難逆出必藉崇明等沙兵船以  
禦之賊由東洋經陳錢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衛山馬墓兵船  
以禦之賊由南洋經韭山烏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藉舟山  
烈港兵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  
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江湖之患須戒備沿江漁船  
之剽掠嚴禁湖港鹽船之糾集豪傑失志者收之市并無賴



者制之羣賊夜出者詰之是防江湖之總要也不若塞徽嚴  
諸州之要途修礦地守衛之兵制渠賊已露者禁之脅從可  
原者遣之是防礦寇之總要也如此則江洋互攝山海交防  
守浙東者即所以應援浙西守浙西者即所以犄角蘇松守  
蘇松者即所以鞏固

金陵居兩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殆無踰於此矣

臣前

一羊山防守查得浙西哨道先立三關今分四哨四哨之中羊山

重羊山屹立大海東窺馬蹟西應許山南援衢洋北控六

七山倭船竊居壁下取汲陳錢如遇正東颶風則瞬息可到

此地之重者一也溫台寧三府於汛期之際漁船到此而後

分艖採捕南極漁山北極茶蛇二山渺茫千里處處皆船此

地之重者二也此地不守則馬蹟可以結巢而徐公上下皆

爲倭寇淵藪不惟許山有屠亡之害而聲息不通應援阻絕

衢洋當一面之衝浙西失藩蔽之固矣嘉靖壬子被倭之後

每遇大小汛期以備倭把總一員率領蒼沙小哨等船守之

誠爲有見但羊山之外四顧汪洋陰霧迷漫咫尺不辨則難於瞭望港門錯雜潮勢縱橫備左右空備前後寡則難於防禦今所守者蒼船貳隻兵夫僅陸拾貳人沙船肆隻兵夫僅百人小哨船貳隻兵夫僅叁拾人叭喇唬船拾隻兵夫僅壹百陸拾人以孤鯨之船獨守此地竊恐瞭望不及備禦不敷海賊有不由羊山而徑入內洋者未可知也隆慶元年胡宗將汛夜巡城忽一晚驟見外洋大船無數各地戒嚴比曉則是漁船也此時守羊許者俱不知而內地則知之亦奚益乎守戢合無照依浙東中遊哨出守鼠狼湖事例抽羊遊及內

虎船分布哨探聖姑礁爲居中之地割爲老營而以

以小船數隻泊之秀士等處前山峰之上沙塘之下之警  
可備也以小船數隻泊之西洋生森則灘山之前漁山之後  
之警可備也如此分佈則要害有守而門戶可固浙西可恃  
以無恐矣

定

### 羊山防守

萬曆參拾年間爲預備汛防守使帶管嘉湖兵巡道右布政  
使范奉

督撫軍門劉 批本道呈詳 議看得羊山許山乍浦均係本  
區外藩先年派設兵船三哨專駐防守頗稱聯絡後建議者  
改將許山官兵撤守黃道廟而止以羊山唬船分哨許山致  
有捉襟露肘之虞似非綢繆戶牖之確畫也今蒙

本都院洞鑒往議之失謂宜將黃道廟兵船仍還許山其黃  
道廟應另設唬船陸隻應設於中軍官管攝每汛聽談叅查  
委旗牌官壹員管理再於許山哨內輪撥大船貳隻協守是  
外禦既密內守亦周遠近適宜極爲妥便及查舊哨既還許  
山名目仍應改爲許山哨等因許遊哨亦仍舊爲羊山哨至  
今黃道廟新設唬船陸隻應設於中軍官管攝每汛聽談叅查

唬船壹拾伍隻改名中遊左哨新設唬船陸隻并輪撥許山  
大船貳隻名為中遊右哨庶可分別專責新增唬船捕舵兵  
夫玖拾陸名歲該餉銀壹千玖拾肆兩肆分應照原議於事  
故銀內船稅銀貳拾肆兩於戰船銀內各支給合候詳示通  
行遵照等緣由奉批如議悉行遵照繳奉經備行該叅及嘉  
興府各查照見在遵行

申諭

萬曆叁拾年貳月內該帶堂加湖兵巡道右布政使范奉  
督撫軍門劉憲牌准鎮守總兵李手本據巡哨哨官蔡  
子龍揭帖稟稱據過洋商船傳羊山見有沙上大船伍陸

隻每隻紅肆伍拾人火器鎗俱備專候打劫經過商船即  
今為墓港積有商船貳叁拾隻又聞風不敢開行等情轉報到  
院備行仰道即便會行分守各將嚴行把總王逢源等調撥  
兵船前往驅逐出境如敢拒抗就便奮勇擒剿毋容流劫貽  
害地方等因奉此案照先為竊劫大變事本月初捌日准本  
司兵巡海道關據定海縣申本年正月貳拾日據直隸蘇州  
府太倉州船戶董春等告稱載商人周期穆溫淳等米叁  
百柒拾包油叁拾石忽於本月拾柒日行至羊山突遇強盜  
船肆隻攔擁打劫聲勢等情人據少船戶李乾告稱本月拾  
日由地方撞遇強盜肆船小劫客貨陸船裝載米油等物

乾等筭剝拋棄在山連船帶去貳隻又據船主董性與舵工馬稍并船東伍人等  
船責獲揭本貳拾兩交兄董性與舵工馬稍并船東伍人等  
船前來舟山買柴本月拾柒日開至羊山寨遇賊船肆隻劫  
掠銀兩衣服將人網丟海山將船駕去又據船戶蔡元告稱  
攬載鄭泉陳春米豆桐油附帶牛骨等貨行至清水大洋本  
月拾肆日忽遇強盜船叁隻齊擁打劫米豆桐油衣被銀兩  
一空將駕船水手陳四曹知金泉截死落海及據福建漳州  
府商人周期穆溫淳呈稱揭販米油在蘇州河下募董春沙  
船裝載本月拾柒日開至羊山突遭賊船肆隻攬擁擄今  
幸到關各等情到縣申請移檄各區協力擒剿等因到道備



關煩將羊山劫掠賊船嚴督官兵追勦此後作何防集希將  
查處過緣由移覆以便責成等因前來准經備行該叅嚴督  
海寧備倭把總王達源查將前項賊船勒限追捕仍將各該  
員役查實失事緣由分別罪革解審併議防禦事宜報道覆  
議一面備將前由具文於本月拾貳日通行呈報

三院照驗仍俟查報至日另詳去後隨於本月拾肆日奉  
本都院憲牌據本道呈報前事仰遵即便會行分守叅將及  
嚴督該哨官兵將前項賊船速行探實追勦務期擒獲殄滅  
毋容流劫貽害地方一面將各失事員役確查失事緣由分  
別罪革另文詳報等因併奉前因隨經通行該叅叅及

府海防官各遵照期限暫行查報。去後准令于杭嘉湖等處將魯璋手本回稱准經行據海寧備倭把總王達源呈稱遵照依行據總哨馬上錦王尚賢呂一陽會呈查得職等輪哨海洋以半月爲期督率兵船前往羊山巡哨。本年正月初壹日起至拾伍日止該總哨呂一陽拾陸日起至叁拾日止該總哨王尚賢各督捕盜鮑應魁等船直抵羊山哨守各照限滿方回並無前項商船在於所守羊山信地被盜。今奉行查爲照羊山有大小之名信地有浙直之派大羊山聖姑礁係浙西信地小羊山羊山殿係直隸地方與大羊山相去頗遠其清水大洋係直隸寶山之地與浙直大羊山相去甚遠程隔

三潮途遙千里今據商人周期穆溫淳稱於拾柒日在羊山  
被劫船戶蔡元稱於拾肆日行至清水大洋被盜等情中恐  
移東指西掩瑕藏垢之故且浙東沙塗偏僻島嶼相環隨處  
可以藏泊浙西派守信地孤懸大海並無山島堪依盜船難  
以潛踪棲止且各盜素知有兵防守豈肯自投法網是立關  
以來毫無失事如上年岱山被盜反移浙西失事浙山遇倭  
反又改守爲詳節節有稽究案昭明呈乞備達等因據此查  
得羊山之名委有兩處浙西官兵信守者大羊山生於海濱  
近大海連圍原無山嶽沙塗船難住泊其小羊山生於海濱

近小羊山生於海濱近小羊山生於海濱近小羊山生於海濱

稅務且查清水馬禁不係本區信洋則非大毛山失盜事  
已昭明合無請乞備行直隸沿海府縣衛所申飭原行禁  
商船俱於河內貿易不許下海偷稅致招寇萌如有故違者  
許守信官兵獲送該管衙門治以違禁之罪船拆入官公用  
如此庶盜源可絕防禦可保無虞矣等因備呈到職據此爲  
查本區羊山海洋每年大小二信派督官兵哨泊於彼汛軍  
之日雖奉收掣仍將沙唬等船每半月爲期輪差總哨官一  
員更番哨守歲無虛時向來遵行已久今查巡哨日期自正  
月初壹日起至拾伍日止則爲哨總呂一陽之責也自拾陸  
日起至叁拾日止則爲哨總王尚賢之責也但據海寧把總

王逢源呈據各官呈稟查得本日本境海洋並無前船劫奪  
及稱商人所告詞內原有羊山殿前及清水洋馬墓字樣非  
爲浙西信地亦爲可據第恐辭屬推諉有難深信即應查將  
各該官捕解道吊取原告商人面質方免隱情但查各商猶  
在隔別而各官又以發汛出海合無姑俟汛畢解究如果該  
哨失事從重坐罪委非信洋准其豁免其防禦善後事宜及  
查小羊山殿前原係直隸官兵信地每年止於大汛彼中調  
發沙船數隻泊守與本區及浙東兵船會哨汛防一畢收掣  
回關不論平時即小汛亦無一船至彼是以直隸各沙亡命  
之徒乘虛嘯聚劫掠商貨故或有之相應俯照原行移會且

隸道鎮衙門再加

旗由盡數收集還官不許假以樵採爲名越界惹累其商賈  
貨船俱令內河貿易即有海上之船亦須連踪行使亦不許  
零星往來自取劫掠煩請覆酌轉詳等因到道准此卷查一  
宗申嚴哨探以重海防事奉

本都院憲牌前事該前道議看得本區沿海官兵分布信地  
悉照成規每遇汛期給與哨符與浙東臨定直隸吳淞金山  
營往來會哨但往例汛畢以半月爲期輪班偵探期滿者倘  
遇順風便回後哨者苦於逆浪難往則汛地無兵不無可虞  
復經嚴令出哨官兵毋分期限必俟後哨船至羊山方許前

船收回令信地常有官兵以消盜萌仍應知會直隸蘇松道  
及總叅衙門一體照議交哨庶成綢繆至計至于本區羊山  
信地原與直隸相連而崇明劉河等處沙船每假樵捕爲名  
徑入本區海面詰之則執有官照容之或乘間竊劫海洋遼  
邈稽察爲難應行彼中各該衙門凡防汛畢日盡收原給印  
單不許再行越界樵捕其兵船仍以該區字號商船以該埠  
字號各大書於船尾以別雜船其有越界及無字號者即盤  
驗驅逐如抗拒者拏九等因已經備由呈覆

本都院及移關海道通行該叅并直隸蘇松道轉督彼中各  
衙門遵照在卷今准前因該本道看得羊山信地據查原有

大小兩名大羊山則屬浙西小羊山與清水大洋則屬直隸  
雖疆域爲隣近之界而信守有浙直之殊今商人周期穆溫  
淳等船戶董春等各稱於正月拾柒日在羊山被盜船戶蔡  
元稱于拾肆日在清水大洋遇賊若周期穆溫淳等各船該  
日果在本區大羊山信洋被盜該哨官兵王尚賢等偷安玩  
寇不行抹勦即按軍法重處何容少緩但今止據稟稱羊山  
被盜且指清水洋爲言是以此中官兵不敢承認皆報並無  
失事似亦有因今該叅查議被劫商人船戶俱在定海即欲  
吊提面質又恐往返耽延而各官兵見以汛事方殷業經督  
發哨守未便提質既經查覆前來相應轉請合無候詳允示



督批兵巡海道就近行提原告商人船戶周期穆溫淳等面  
鞠的于何日在于某處地方海洋被劫或大羊山或小羊山  
或的在清水洋及研審賊船出沒向往踪跡確實情由明白  
關會據法議詳仍請

憲檄申明嚴行直隸道鎮衙門務照原議凡遇汛畢將各沙  
採捕船隻旗由盡數收集不許假名越界惹釁其各兵船以  
該區字號商船以該埠字號各大皆於船尾以別雜船亦要  
結艚行使不得孤舟輕泛自取劫掠如此則唇齒相維盜源  
自絕海洋庶可肅清矣呈奉

本部院劉詳批失事信地仰道移行海道查覆謹此仍

議會行直隸道鎮衙門禁河繳

按院馬 批被劫船戶移文海道查報餘聽

撫院詳行繳

鹽院周 批被劫商人既在定海如議關行海巡道就近提  
審其直隸道鎮本院另文中飭之此繳

陳錢山 夫陳錢壁下爲倭寇必爭之地蓋自彼國開洋臨風到

此必登山取汲整頓精神徘徊眺望其初無定向也若南風  
急則由茶山而往直隸到茶山而風轉東則由高家嘴而入  
吳淞風轉西則過老鶴嘴而入三沙此陳錢向正北之程也  
若東南風急則由下八山頂羊嶼越馬蹟而進羊山到羊山  
而風轉正南則由大小七北經翁家港劉河而入青南風轉  
正東則由許山而入金山乍浦此陳錢向北之程也若東北  
風急則過落星頭而入深水蒲畹到蒲畹而風轉正東則入  
大衢沙塘畧而進長塗到長塗而風轉東北則由兩頭洞而

入定海到長塗而風轉南則由滕山而入臨觀到臨觀而南  
風大作則過歷海而達海鹽澈浦海寧此陳錢向正西之程  
也到蒲臺而風猶東北則過三星鼠狼湖一帶而入舟山矣  
若正北風急則影外洋諸山而達閩廣是向是觀之老鸛高  
家二嘴爲直隸門戶平山爲浙西門戶深水蒲臺大衛韭山  
爲浙東門戶而陳錢者倭寇必經之地也近日儒生沈陸者  
以陳錢爲倭寇必經之地議欲建堡額兵于此以遏其登汲  
之道其挫其初至之鋒似可扼其項而拊其背矣既而遣將  
登山盡圖度地竟以爲必不可行者何也陳錢壁下兩山合  
巒李西倒球峙於港門中間止有向西北一灣畧可容泊水

亂者安嚴兵在內賊得而阻之賊在內兵得而阻之  
既無出路使我兵在內賊來拒守東風方急策應不前其將  
何以爲生夫君子作事謀始爲可繼也平居無事之時置兵  
于孤絕無人之境必不能久安而况海洋之跋涉城堡之艱  
連之艱難波濤之險赫風雨之阻滯兵心之搖兀無一  
日者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以其勢瀕于死而有生  
之可求也故以死戰則勝矣陳錢之議乃以生人而置之  
死地所謂內無所據外無所逃束手待斃萬無生理者也吾  
弗忍也故曰必不可行也

同前

原考

一普陀禁約照得普陀一山遠距定海四百餘里獨峙海中山多巖窟田皆沃壤洪武初年信國公經畧沿海見得本山窮洋多險易爲賊巢遂行起遣天順年間始有緇流私創寺宇四方流聚漸多接濟交通勾引嚮導嘉靖叁拾貳年間倭奴屯據本寺遂調發官兵劉恩至等勦滅之隨奉

欽差督撫軍門王 鈞牌仰道即行把總黎秀會同主簿李良模帶領

兵船前去普陀山將寺宇盡行拆毀佛像木植器物等件運移定海招寶山寺收用其原山僧人俱各逃散舟山查有度牒者分發各寺無度牒者還俗當差插牌本山并告示沿海

一帶軍民僧道人等不許一船一人登山樵採及倡爲耕種  
復生事端如違本犯照例一軍仍禁本境勢豪之家不許營  
謀佃管若掌印官輕徇人情故縱犯禁坐贓問單等因備行  
把總黎秀等及行寧波府并定海縣遵照隆慶陸軍閏貳月  
內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 按臨寧波府訪得舟山海外有晉  
陀山一處先年奸僧潛住于此勾引倭奴入寇滋蔓既久遂  
成大亂續經禁戢海宇以寧近日復有奸僧糾衆在彼苦蓋  
殿房蔽竄邊防貽患匪一行道即便多差官兵將前項潛  
奸僧密切擒拿解院依 律行定海把總陳典帶兵獲等

人明所等五名并六小銅佛檀香佛及什物等件解送前來  
隨將本山芒蓋草屋數間放火焚燒等因呈道該本道看得  
各僧近今在彼招接進香人民據其目前止是圖取布施以  
爲資身之策未有潛蓄異謀但濱海居民愚痴易惑况地在  
海外踪跡難稽萬一聚集日繁朋奸作孽誠爲將來隱憂近  
奉密察行拿誠防輒輕漸遠慮合將犯僧量擬罪名盤過佛  
像等件移入聖壽寺內仍請

本道嚴密緝拿不許裝送進香人民及遊方僧道渡海  
禍患無窮由連人呈解蒙

本院詳批本院所聞不過防微杜漸明所等既查無別情姑



免問罪如無歸着各發還籍佛像器具仍移入招寶寺其某  
送船埠併渡海進香嚴加盤詰禁約官兵不許妄拿平民繳  
依蒙將各僧發還原籍仍行定海總曉諭嚴禁訖萬曆元年  
任月內為違例越境採捕接引倭患事該本道副使劉 查  
訪得鄭定年等軍民近居海濱專以捕魚為生議令黃魚生  
發此禁限上領旗兩稅照驗出入採捕以充兵餉近來沿海  
領此禁限上領旗兩稅照驗出入採捕以充兵餉近來沿海

累地方已經行會總巡衙門敘行禁戢尚未盡除中間或有  
指倚勢豪公然雄據法應拿究以肅海防但沿海遙遙千係  
人衆合候呈允通行定臨昌各總差撥快船於外海山島逐  
一查將蓬廠山房盡行燒毀人犯姑免拏究驅逐盡歸內地  
許各附近港次採捕生理敢有仍前故違明禁者拏獲照依  
律例從重枷號究遣備由呈奉

欽差督撫軍門方詳批遠洋廠房非濟賊則賊資也如議燒毀以肅  
海防抗違者嚴拏究治此繳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批細民所知者小利耳豈知較大  
患哉約歸近地深爲得策如議行此繳蒙經通行遵照將廠

房燒毀人犯驅歸以後再有故違明禁者定行嚴拏究遣萬曆貳年間有僧人真表等違禁到山搭蓋茅屋招接進香人民圖取布施隨被棍徒挾詐誣定海把總徐景星將本寺所施銅佛幡袍什物香錢等件記數議令選留僧人三五名在山看守香火已後經捨財物逐一登簿報官等情呈蒙本道副使劉○詳批普陀雖係名山自倭變以來已有厲禁節奉明文逐僧燬庵將一應佛像爐瓶匾額移置招寶山爲焚修道場矣然何無知愚民遠遠赴謁僧徒積棍衆勢誑嚇反爲各奸閹騙局焉若該總所呈將來漸不可長不幾於啟窺伺卽爲盜資乎仰寧波府確究議詳隨該寧波府周知府覆紀

得真表等委違前禁復到普陀山建庵招引致開棍徒騙局  
及議徐把總呈立住持給簿登記香錢一節將來枝延蔓結  
積聚漸多招引愚民引惹倭孽合將僧人盡逐庵棚拆毀財  
物入官佛像遷移招寶山寺供奉并將真表等姑擬杖罪具  
招呈蒙本道詳批據呈深得防微杜漸之意不致見小利而  
忘遠憂也即如議行捨施財物變價入官通取庫收繳報發  
落訖

申諭

普陀禁約

萬曆貳拾肆年伍月初伍日奉

督撫軍門劉 爲禁約事照得普陀山屹峙海洋外近島夷  
中多巖窟

國初經畧沿海本山人盡數起遣天順以來毀寺逐僧節有厲禁  
嗣後因沿復私竊有寶陀海潮二寺遠招香客廣致齋禮四  
方遊僧聞風流聚其間持守戒律者固有而亡命匿奸者亦  
多事干海防可聽滋蔓本當嚴行查逐姑念積習相沿焚修  
日久一時驅逐流亡可念合行申飭以杜將來爲此示仰本  
山住持僧行人等知悉除原建屋宇見住僧人已該定海  
道有額數在冊姑免驅逐外自後並不許搬運磚木

其應進香時僧到寺止給三日齋糧

山不許戀住停留如有故違及住持通同窩縱者訪出拏究其住山各僧務要恪守清規無得放縱自干法紀特此曉示○奉經勒石本山永爲遵守

萬曆貳拾柒年間爲禁約事談海兵道按察使范 奉

督撫軍門劉 憲牌遵查近訪各處風俗惑邪崇佛競尚異端浙省之東普陀岩爲尤甚以致遊僧潛來結社托詞講經訛言惑衆鼓動男婦大小船隻裝載渡海收帶無賴亡命造孽宣淫即衛所軍餘欲逃尺籍者亦得蔽身潛流擅遊行伍而流黨蔓延奸僧嘯聚頻犯白蓮教諸禁杆網橫行甚至狡猾小醜煽焰百端勾引外夷爲禍叵測皆緣地近南海人皆

藉口進香而大士淨域反爲藏污納垢之區故往年拾月  
神明厭其穢褻寺宇無故火災已將佛像遷移內地隨奉  
本都院領示禁約不許復行新建長慮却顧有識者自知之  
即今海警雖云少謐後事更宜加防如嘉靖年間倭奴入寇  
盤踞普陀令人寒心往事可鑒已但海通旁郡恐有奸僧暗  
糾惡黨煽惑男婦復運料物過海希圖再劫其於地方海防  
深爲隱憂合行申明舊章給示曉諭示仰府縣巡捕員役等  
地方軍民船戶人等知悉以後凡有奸僧在於城市鄉鎮寺  
院等處講演白蓮教法招接尼姑齋婆引誘婦女載船渡  
假稱進香以爲漁僧巢穴及搬運料物過海貽禍防者即

便舉廉本司以憑重究船料入官人等重責四十板枷號一箇月不論它鄉它省男婦俱釘肘連原籍拏解員役仍行重責如或縱容一體連坐○又爲軍中事談前道看得普陀山寺天火焚燒之後又奉

軍門及本司節次嚴禁不許復勦前昔年倭奴竊據之禍今該該寺奸僧仍又募化木料磚瓦兩積山房希圖再樓殿復有告人王德出首相同除拏首犯如德匠人王等重究罪示懲外所有前項物料應追入官修葺公署合行稟官搬運爲此仰寧波府即着委官該日帶同兵船前往查驗自本植磚瓦等數悉搜一物一件俱收入官如或藉口各處拏括



亦係本僧募化均屬違禁各文武官俱以海防地方爲重不  
得徇情苛溺倘有豪右阻撓一併擒拿送道併治各料搬運  
定海縣空開公署撥人看管俟修理中巡道衙門以便發派  
駐劄其跟隨人役兵夫約束不許受賄私賣及生事滋擾違  
玩者委官指名呈究仍將各項料物數目報府開冊查考委  
官阿縱責有攸歸○又爲地方事該前道案查禁止婦女入  
寺渡海登普陀等處燒香及淫僧惡歇慣誘男婦包攬香客  
等件已屢有禁在寧波府瀕江一帶開張香燭店舖內設佛  
堂編浴池凡朝普陀士女先至其家安頓後寫船渡江  
來其畏法守公之

向有表年

明禁開店招接客直船數隻裝載普陀似此玩法令行禁  
究仰縣即提違禁人犯袁廷器等正身查究的確緣由依律  
招解仍出大字告示申飭以後各瀕江店舖毋得再犯取里  
隣甘結併繳○又該

督撫軍門劉 于萬曆叁拾年拾壹月內

題為倭情叵測海警難開懇乞

聖明停止海外山寺之建以杜禍萌以安地方事據浙江按察司巡視  
海道兼分巡寧波整飭寧紹兵備副使王道顯呈稱奉 臣憲  
牌照得普陀山屹峙大海密邇島夷

國初特設厲禁毀寺逐僧良有深慮近因承平禁弛增建祠宇招引

流僧香客海覺漸萌本院深切隱憂再申前禁錮石遵守未  
幾寶陀就災復據該道議止重建又經批行嚴禁去後近聞  
朝廷遣官相度營建果爾勢必拓基廣制將來招引日繁益難禁遏  
即今海氛不測萬一倭奴登犯盤據貽害不小事干海防合  
行查議仰道即便轉行寧波府備查本山自貳拾肆年本院  
勒石垂禁祠宇除寶陀海潮二寺此外不許增置僧徒除籍  
名在冊此外不許多留二十七年寶陀寺災復行禁止即  
曾否違禁私創僧徒有無招聚繁雜目下

應遵何起造是否止循寶陀寺舊址或議另行恢復請示

即舉應行具題

夷窺視作何防禦該道與同地方官悉心酬畫備將始終利害及一切善後事宜確議通詳以憑施行等因到道奉此通行總辦衙門并寧波府查議間催據該府呈稱准寧紹參將袁世忠手本回據定海把總趙九思呈稱查得普陀即古梅岑距定海縣治三百餘里盤礴於諸山之外宵茫於巨浸之中其地環繞計百餘里山多巖窟土皆沃壤耕可足食樵可充炊爨之遠近輸捨儲蓄富饒播傳人耳倭奴一羣可航垂涎顧非一日東南要害莫重於此汛期雖派正副總兵一總南中一哨分佈防守虞難周遍萬一海氛叵測將有不忍言者粵

宋元豐間建寺寶陀我

國初五山作亂洪武二十年信國公經畧沿海以此山窮洋極險賊  
易為巢遂行起遺移等於郡城角東栖心名曰補陀天順正  
德以後始有緇流私剽於潮音洞上流聚漸多接濟交通勾  
引嚮導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屯據大師勦平次歲久巢於此  
官兵攻劫流突內侵為患滋蔓是必當事議

題毀寺遠僧復遷佛像於縣之招寶刊示沿海不許樵採耕種違犯  
照例充軍雖船埠裝不送遠近香客皆有屬禁載在案稽班班  
可考迨於隆慶以來有僧具松仍此結茅潛棲復有僧具表

改建於和內山麓寺西即之故基也

年

寺前頒發藏經見存該寺二十七年一被回祿旋造大殿五間餘不勝  
計其海潮寺始於萬曆八丁有僧真融另在千步沙開壘別  
剏落成二十四年自奉督軍門勒石垂禁之後二寺之僧  
候往候來旋多寡少為數無定額而祠宇殿堂僧房淨室  
日則滿山基布夜則燃火生羅總計二百有奇日益月盛漫  
無可稽其間亡命之徒窟穴隱奸且莫可測匪特倭患當防  
呈乞裁度等因該本職覆有得普陀委稱梅岑山在舟山極  
東外洋離縣治三百餘里且對東霍外無屏蔽去日本僅三  
晝夜可達其地山環土沃與寧區奉禁金塘大榭南田諸山

相等四面汪洋變嚴洶湧屯據則易攻勦為難實係東浙極衝要害之處自宋時建寺焚修至

國朝起造禁逐復至嘉靖間奸僧勾倭盤據內侵題

請貳寺遷徙申禁隆慶中越禁復由萬曆八年僧創海潮寺十四年奉  
家恩經廣構殿宇增置淨室與歷年因軍事宜該總查覆俱極詳悉但  
查二十四年奉本院勒令禁止之後比時兩寺大殿俱不增  
置而僧衆香客絡繹往來竟難禁阻至二十七年外寺被火  
殿宇雖未全造而舊年一復建大殿一所足奉

欽頒藏經即今

朝廷遣官又議興造聞其規制深八十餘丈橫濶六十餘丈比之

舊址未免恢擴且遊僧別初淨室不下二百餘處計時  
險要與防守之艱難職等同心切徬徨日夕不寧者至哨防  
禦官兵僅得標下正遊一組定海南中一哨即加謹哨防尚  
慮疎悞其餘各哨處處險衝又難增撥在所疚心及稽覈任  
持焚修應候再行有司限定名數量留供奉而在山淨室僧  
徒亦應通行驅遣或歸併之二寺至禁戢遠邇流聚應如前  
道於寧波埠頭禁阻香船不許多載遊僧男婦前來潛住是  
或杜漸防微戢奸禦亂之一策等因又據本府海防同知黃  
樸回稱普陀一山亘峙海上東北順風五日晝夜倭船可到  
此浙東第一之門戶也入此兩潮而抵舟山再入半潮而抵



金塘三山勢接巖穴居多海寇之來便為巢窟況皆沃壤可耕可樵往經開畝稱數十萬此尤浙東之要害也洪武初年有方國珍乘之竊據

聖祖命信國公湯和平之住居人民肅行起遣迄於天順縉流入山私創寺宇誘衆燒香窩藏奸細賊首許二因而勾倭嘯聚為患嘉靖三十二年官兵勦之將寺焚燬迨至隆慶二年五年兩臺迭禁不許奸僧潛住佛像器物移入定海之招寶山仍禁船埠毋得裝送進香人民及遊方僧道禍端斯絕

今上二年僧人真表達禁入山搭蓋

舍隨蒙海道逐僧毀庵一

僧被扁額仍移招寶

家之患貴社素然而紆

當徵往昔茲據普陀之山既為浙東第一門戶而自

國初以及

今上二年屢創屢滅則本山之不宜於建造可徵已續查嘉靖三十等  
年許二之據雙嶼王直之據今港區區之一山港尚足以驚  
恐浙東之三郡致請大兵督勦良久始丁。此之受害者  
亦可徵已而本山之不宜建造又何疑焉等因又據定海縣  
申稱查得定海關為浙東屏蔽一潮而至舟山又一潮而至  
普陀窮洋絕島四畔無障登臨山頂遠近倭黑水洋瞭在  
目前雖浩蕩無際難計里程而東風汛疾倭奴不上五六日  
可到此地普陀舊寺創自宋朝元豐年間

國初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邊地其諸山田若金塘大  
樹寺處一切禁其開墾徙民內地慮至深遠普陀寺因移於  
寧波栖心寺時久禁地至正德年間復有構寺於潮音泥上  
嘉靖三十三年間倭奴內犯屯據此地以為巢穴徵師勦平  
幾至逾年勞費不貲當事者懲已然之釁議毀寺逐僧遠於  
定海之招寶山嚴禁船埠不許裝載遠近香客蓋先事預防  
深意未懸在海外吳松等處捨利飯僧之人自外海漂洋而  
至者雖以禁絕極廣年有僧具松構寺於山高內萬曆十四  
年

嘉靖三十三年倭奴內犯屯據此地以為巢穴徵師勦平幾至逾年勞費不貲當事者懲已然之釁議毀寺逐僧遠於定海之招寶山嚴禁船埠不許裝載遠近香客蓋先事預防深意未懸在海外吳松等處捨利飯僧之人自外海漂洋而至者雖以禁絕極廣年有僧具松構寺於山高內萬曆十四年

寺之外則遊僧真融募建於萬曆八年間以災燬於  
觀而舊寺二十七年遭火焚燒四方檀越多歸海濱而普濟  
無所覓香客之利故住普濟僧人計必復興古刹以與海潮  
爭勝萬曆二十七年蒙復

藏經於普陀寺僧人緣此廣募木植磚瓦營造藏經殿併修梵宇蒙  
海道嚴禁廣造只留藏殿無動餘諸原燬基址一概荒蕪  
未修近者內臣奉

旨議建普陀古刹崇奉

賜經第桑土隱憂恐室廬廣聚其糧儲積異日有叵測之變彼醜盤據  
其中憑藉宿糧以與我兵為梗未必非藩籬之患也愚陋膚

見焚修保祐與防護園均為喫緊而衣衾之整尤宜早計  
前寺儲藏

賜經其堂宇廊廡特可因甘舊址議為新飾春秋歲時可備拜祝毋令  
過為高峻堅旌幽燿以放遠夷窺伺之心毋令侈為廣大招  
亡納逋以滋他歎逼處之漸其外方遊僧到山者着本寺住  
持查有官給度牒方許留住此山其無度牒者非係犯罪脫  
逃即是私自披剃驅逐不許容匿又勒碑嚴禁香客僧各遵  
守無犯庶奸姦可清萌孽可折其附近汎地如烏沙門金牛  
港等處嚴令在土偵探防備設奇賞罰各倭奴不敢登岸萬  
一或有他緣協力齊心以滅醜類則甲冑之任非所逆睹等

三谷重巒，照貴山在海濱之中，山之外離海三百餘里，對街日本，順風四五日可達也。其山周圍約有百里，巉巖險絕，波濤湧浙，東最要害之處。宋元豐始創寶陀寺，規制不廣。

國初信國公洪和起，遣石蘭金塘各山居民徙居郡邑，而普陀亦與焉。燔其宮宇三百餘間，迎佛相於角東栖心寺，改名補陀。其普陀故址，第留小鐵瓦殿，許一僧一伴供奉香燈，深謀遠慮，往事可睹也。日久禁弛廢，而復興至嘉靖癸丑，倭奴犯順，據為窟穴，逾年始平。當事者議奉遷大士於定海縣招寶山，而虛其遺址，復有厲禁，續僧真松者於隆慶間，實緣重建萬曆

十四年

欽頒藏經所設寺僧衆欲與海潮爭勝遂以奉經為名無日不思恢擴  
祠宇廣招香客二十四年奉本院勒石垂禁二十七年寺災  
仍有營造又蒙前任海道拆毀此普陀之始末也若海潮寺  
則萬曆八年遊僧真融所創建者夫海洋無際我與夷共之  
普陀孤懸海外追惟嘉靖癸丑之事可為寒心禦夷之策要  
在清野則本山應否興造不待智者而辨之即今見存二寺  
尚處隱憂創復按其規制弘麗倍昔招集亡命廣儲齋供萬  
警聞彼醜寧不生心元授寇巢而齋盜糧也倘蒙

實心全浙不勝大幸不然即將見存寺宇亦

一設此舊式修飾見新以示榮奉之意可也至於禁僧  
禦惟有稽查僧籍限定名數不許私度其遊僧淨室酌量  
逐拆毀於南東埠定海關嚴禁船戶毋得裝載香客及行脚  
僧徒私自出海仍申飭沿海官兵慎加哨防斯亦不得已之  
中策等因具由呈覆到道查准叅將袁世忠議覆相同又准  
總兵李承勛手本覆稱普陀山懸居海心渺茫無際先年倭  
賊登犯據險為巢掘塹自衛幾為浙之大患勞師費餉方克  
蕩平即上年倭船突入巡哨官兵僅取一級餘復遁逸則此  
山為倭夷垂避之地足可鑒矣祇緣二寺初建有年况奉有

欽頒威經本鎮在任之初深慮為害汛期撥派官兵二支往來哨守尚



唐海濱廣遠意外巨測猶切隱憂今又奉

明旨懷德捐貲建廟時吏靡不憂惶惟願院道主持或議具

題修築增建此誠地方之幸也其善後一節惟有增兵加備以防島

夷之潛窺酌量興修以清源穢之聚集毋侈麗以誨盜毋辱

禮以濟商中嚴緝盜詰之禁默消奸宄之謀此誠防微杜漸之

要著矣因前來此為查普陀在東越之境大海之中東控

日本北接登萊去兩巨甌閩西通吳會去定海縣治三百餘里

古云海岸孤絕之也山廣百里許土沃可耕樵茂可採遠近

供奉類以千百口積聚中於一邑先年如垂凝所有據為

巢穴今已稍饒可久始平然彼醜尚未一日忘普陀也

其事建自宋代名曰寶陀

國初秀山等叛竭地起遣至正德年後有緇流私剽於潮音洞上嘉靖倭夷犯順毀寺逐僧迨隆慶年采有真松改建于太子塔西總不出于本山之內越萬曆八年而復有海潮寺之增剽矣十四年

今上奉

聖母命印施藏經

順發來寺二十七年普陀燬于火經典無虞海潮如故嗣又復

賜藏經當其時節奉本院勒石示禁幸而少戢雖有藉口重建安妥藏經之謀然遇募化營造鳩工舉事之際本道有聞輒行阻止

徑將本料移入內地別置公所海潮諸僧利其寺之不復建  
而且多方以撓其成彼普陀緇流計無所出以為非藉  
聖上威靈復修古刹則上既不免于院道之禁止而下又不免于海潮  
之姍笑千圖百計無所不至茲奉

上遣二中官來議興造繪圖以進規模宏大倍過舊基竊恐進食亡命  
之徒競相增剏多造淨室廣接香客一旦島夷窺伺突至或  
盤據或撈掠四方流聚於中或勾引或嚮導此非所謂養  
兵而資盜糧哉隱憂明鑒兩為可慮第此舉苟有利於

國家亦何煩於齒頰實係沿革故藉

計惟得目前之利頓忘日後之憂凡在疆

交靡不人人自危而求為患患預防之策也今奉本院諭及此實地方生靈之福合應當此工役未興俯賜會題

止如或事勢萬不可回止將見在殿宇存奉藏經此外不許私砌一室有行住持焚修籍名在官此外不許客留一人其禁香客以絕廣積嚴哨守以防窺伺此乃地方官分內之責等因通詳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 看得定

海縣遙臨海際而普陀一山孤懸外海大洋之中離縣治三百餘里其山周環廣遠沃可耕種巖壑深遠奸宄易為巢穴且東與日本直對順風三五日夜倭船可到誠東南第一門戶也入此則迫舟山抵金塘望定海咫尺間耳浙之要害豈吳

重於此先年海寇迭掠勾夷為患寔惟荒剝積蓄之是資以  
致東南半壁輻輳茶毒前後經略守土諸臣所為蕩除起遺  
勞師費財不遺餘力茲據道鎮文武諸臣所陳說者事皆鑒  
鑒在往牒可考而鏡也通年緇流潛住構宇聚徒臣等恐以  
多舊營盤每繩之以法錫石垂禁屬者天心仁愛寺宇被災  
方幸好徒之驅散有機海壖之囊隙可杜不意中官之相  
忽

違於今日規制之宏廓更倍於前時勢必大興土木廣募人徒風聞  
傳遠通歡動從此流聚日繁輸將無厭內為仁壽之害外  
故狡夷之垂涎蓋昔者有司徇情枉法其害甚於今日

借口於

勅建焚修將矯詐橫恣不敢問矣昔者官兵猶得守其故常遏其衝  
今則掣肘於備多力寡將增兵加餉弗能制矣况邇來內地  
多虞連歲海氛未靜奸人之伺隙而搆亂者寔繁有徒倭酋  
之要盟而欲復者釋怨無日即撤祭未雨猶恐牖戶綢繆之  
弗固而可動大工於海外藉寇巢而資盜糧哉儻計必為此  
臣恐東南擾攘之禍莫知底止矣夫事佛未必蒙福而餌夷  
適以召禍臣等切謂邊海之費斷不可開無益之工斷在可  
已輒敢忘其

言陳其悃款如此伏乞

臣等之微忠

近奉封疆之大計將普陀山見議興工即行停止中使并行取回仍容  
臣等酌處姑將殿宇見在者存奉藏經此外不許私創一室  
有行住持焚修者藉名在官此外不許容留一人應嚴諭可  
消而海防永固矣

一海山沿岸照得寧溫台營府外洋有金塘大樹園子盛恩寺陀南  
四雙嶼馬墓大衢關秀玉環高嶼石亭木山南鹿東洛中界  
等山俱稱沃壤接連島夷勝國時各有人民居住比因五山  
作耗方國珍乘之以據浙東我

聖祖命信國公湯和討平之將各山人民盡數起發內地永禁不得開  
墾迄今天順年間遊僧潛於普陀山建寺誘衆燒香窩藏奸  
細賊首許二等因而勾倭嘯聚雙嶼等處為患嘉靖癸拾貳  
年間將寺燒毀隆慶貳年癸月內為陳愚見以裨地方事奉

欽差督撫軍門趙案驗



題稱近據海道副使蔡呈稱金塘大榭普陀南田等處海山節被

奸僧假名真私鑒奸民沈興邦等具

奏要行復寺開墾該本院議照得

國初海山人民盡起內地棄為曠區者非不知諸山可耕可樵可鹽誠察利害之源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杜無窮之虞今僧民沈興邦等屢奏開墾復寺萬一誤信關係地方利害非輕必須禁例森嚴始知畏憚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大同山西等邊官旗軍民人等不許擅自入山將應禁林木砍伐違者問發南方烟瘴地面充軍夫沿邊禁例如此為照懲府地方僻處沿海自今以後敢有將前項海山私自開墾建寺居住

清事發比照前例發遣題奉

欽此通行遵照在案萬曆元年伍月內奉

欽差督撫軍門方 案驗為摘議理財事宜以少裨

國計事先准

戶部咨准總理河道都御史翁 堪稱訪得寧波舊有昌國

縣今舟山金塘大榭蘭秀等山是也

國初胡藍之變

南京空虚將金塘大榭蘭秀之民盡徙直隸

京師僅留舟山屬諸定海今金塘大榭蘭秀膏腴之田盈數萬頃而

山場柴木之饒盡屬勢豪占據以擄稅利若行撫按丈量徵

稅佃與民間其數豈止數萬等以到部備咨到院仰道即便  
行委寧波府海防同知段孟賢祝詣金塘大榭南田盛魯陸  
橫大衢蘭秀等山及舟山等處坐地戶可耕種者逐一踏勘  
丈量畝數經界明白分為上中下三等給民領種不取佃價  
止徵其租永為遵守中間應有損益或別有善惡務議停當  
詳奪依奉行據同知段孟賢呈稱該本職親詣金州山監督  
主簿陶序并里老戶集人等逐段丈量得上田捌千陸百柒  
拾玖畝中田陸千肆拾肆畝伍分下田叁千柒百陸拾柒畝  
玖分畝基地壹千肆百肆拾玖畝分年地肆千壹百玖拾柒  
畝玖分捌厘地肆千伍百陸拾玖畝玖分玖厘地肆千伍百

玖畝貳 陸蕩壹千伍拾貳畝伍分 陸叁等壹千伍拾壹畝貳

分 紫山 計伍萬畝內有茶山約計伍 畝又親詣大樹等

山監督 共史劉遜甫并退老方笑人等 量得上田壹千伍百

壹拾伍 伍分中田壹千壹百捌畝捌 分下田捌百貳拾叁

畝平地 伍百陸拾伍畝壹分斜地伍百 叁拾伍畝伍分墩基

陸叁等 柒拾壹畝蕩田貳千伍百叁拾 壹畝貳分紫山約計

壹萬畝內有茶笋山壹千畝盛畧山畧 得上田壹百柒畝肆

分中田壹百捌畝捌分下田玖拾畝陸 分平地玖拾柒畝伍

分斜地壹百柒拾畝壹分蕩田伍百柒 拾叁畝柒分紫山約

陸千餘畝開子山量得上田肆拾陸畝 肆分中田壹千陸拾

貳畝捌分下田叁千捌百肆畝平地叁拾貳畝肆分斜地壹  
拾畝貳山約壹千畝為照各山田地雖近內境終懸海外其  
南田山畧雖萬畝以上因無屏蔽地勢陰易迥與金塘大開  
不同欲行一體開丈似難輕議及查友山並無私墾成案王  
地等因呈道該本道看得陸橫蘭秀八衢等山皆恃外港開  
田密邇韭山四無屏蔽似難安業耕種惟金塘大樹田十盛  
畧等山雖在海洋頗近縣邑再照金塘等山原計田土約有  
貳拾萬餘畝今據同知段孟賢親詣上量止及十分之一二  
中間雖無隱漏但恐荆棘草莽之區山獸蕃息之所勢難一  
行盡令再請委差行官員履行丈勘果否異同應便題

胡石種等田陸陸續續大備等山水難輕議暫為停止備由去家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批據呈計畫雖近詳明而事體頗  
關重大又先報數目與今丈其懸未可卒定本道就近委  
一官履丈并覆議再報通呈

欽差督撫軍門方未奉批示又經行委寧波府通州祝允德重隨據

本官呈稱親詣金塘大榭處與甬子等山農耆老人等實將  
前項量過各山田地山蕩不分荆棘草莽之區野獸蕃息之  
所沿垣履畝量得金塘山上田墩基地平地蕩田各項畝數  
與原量數目相同其中田多出壹畝下田多出肆百伍拾捌  
畝塗蕩多出貳百壹拾畝灘塗多出柒千柒百玖拾畝又量

得大樹山內中田下田平地斜地墩地俱與原量畝數相同  
其邊田多不出壹百貳拾畝上田多出壹分又量盛舉山內下  
田平地與原量畝數相同其上田多出玖畝中田多出壹畝  
斜地多出貳拾畝又量得冊子山上  
中下田平斜地俱各相同又量出蕩田貳千陸百陸拾陸畝  
伍分具數備由呈送到道該本道看得金塘等山彼因伍山  
作楚各山人氏起造內地永不許開種今欲開耕前山計畝  
徵租誠為興利助餉之舉已該祝通判重復丈量明白似無  
隱蔽之情但關係重大事干頭

該處官庶保無虞低冊行歸紹興府掌印官計定乃種佃人

之規毋致凌奪徵收地租之法毋致拖欠備禦倭患之防  
接濟以為盜資必清處置得宜內無紛爭外無登犯不悖節  
愛虛禁不為逋逃淵藪情勢從長酌議務使有益無損  
有備無患擬合轉呈定奪備由通行呈奉

欽差督撫軍門謝 詳批金塘諸山既古重矣但利害二字尚欠較量  
不知其分數之多寡何如也如議行寧紹二府掌印官再加  
博訪集議呈報該道詳奪繳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肅 批海山之事人持一見本道仍行  
寧紹二府掌印官熟思博訪詳議通奪繳依蒙備行寧紹二  
府掌印官會議續據寧波府周知府會同紹興府彭知府查



議得金塘一山孤懸海心四不通陸周圍俱山南有大愚萬  
金木畧等田乃海寇窺伺之區但其中無室廬積聚不可久  
居今若開墾耕種則室廬築矣穀粟聚矣萬一寇據其中是  
彼有可據之險我無可攻之路所謂資寇兵而齊盜糧者也  
議者謂築城起兵可守可耕是矣殊不知築城於平地則四  
顧皆高山從高俯瞰攻便而守難為力也且自山之外皆屬  
於海風濤不停亦無可藏舟之處雖欲坐困成功而不可得  
者或謂舟山在外可城可田而金塘在內何顧不可殊不知  
舟山田在外而山在中金塘田在中而山在外形勢不同  
葉守異也萬一有事非特定海有剽掠之憂而浙東亦有

尸之戒矧舟山重巖或被中阻而不相聯屬如之何其  
也及查大榭去舟山僅可半潮而在南則曰黃沙關在北則曰  
萬子關猶之金塘久近後所為患尤大揆而度之利少而害  
多已奉

左督撫軍門趙

奏例立碑永示相應遵照禁等因呈道為照金塘大榭等山懸峙  
外海逼近舟山右接雙嶼左枕岑港頻年倭寇竊發猶多窺  
此以為棲巢但經我兵遠禦隨到而隨殲之內地賴以莫安  
今欲開墾成田彼將視為奇貨若遇秋熟此時水兵掣回陸  
兵旋凱萬一倭寇乘機竊據因糧於我況此山內平外險易

於屯結且守且劫戀茲經年又將何以處之如近年許二之  
盤據雙嶼王直之嘯聚岑港皆與金塘等山密邇相望大兵  
督勦良久方平非惟陞臺實為明鑒懲前覆轍孰敢為此厲  
階以貽地方將來之患耶至於民間樵採捕獵事果有之此  
亦不盡利以遺民之意原非勢力之家所得而獨專者也今  
寧紹二府議報前因互後辨析深察地方之險要夷狄

國典之沿革揆度攻守之難易稽量利害之多寡從長計議博訪輿  
情誠有肌膚之憂厝火之虞薪之勢所謂利一而害十者也今  
無從從所議舍近利而遠圖拂新檄而守成憲嚴行禁約  
申明例禁不許奸民視

開墾如違照例問遣施行等因

由於萬曆肆年肆月初參日通詳呈奉

欽差督撫軍門謝 批金塘大榭等山誠為東南沃壤但其地濱海負

固足為盜賊淵藪一開之不有外患則有內憂勢所必至者  
也

國初謀臣如雲猛將如雨尚且棄置不耕今但當謹守

祖宗之成憲而巳萬一胎禍起釁誰任其咎哉既經談道各府衆議皆同  
仰照前院題

從事刑獄加禁逐但有違犯不遵者從重問遣詳報繳又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 批聞之濱海尚有不耕之地梗化  
之民若徒內地赤子舍衽席而驅之海外既非為民上者所

恐兇勢遠難馴易生勾引不為內潰必有外憂其跡易見也  
該道嚴行禁示如再有生事故黨者問遣如例此繳

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王 批據議較量利害明悉則此山田  
在所必捐的無可疑如擬申明舊例嚴禁開墾以杜弊端仍  
候通詳行繳依蒙通行宣紹二府及各該把總等官一體求  
為遵照嚴禁施行

申諭

一海山沿革

萬曆拾伍年間為俯循職掌目擊時艱故陳興革事宜以安  
軍民龜丁以垂萬年永利事該布政司蒙

巡撫御史李 案驗題奉

擬開一開金塘等山以盡地利夫定海縣之地有金塘大嶼等山  
地甚膏腴而今為海鹽臣嘗聞之矣及臣巡歷寧波府地方  
有軍民竄出和吳文等群然告舉隨經批行各道查議未敢  
遽為然也及臣觀兵定海諸山在前滿目肥壤弄其數則昔  
經同知陳文丈報田地約有叁萬壹千餘畝山有肆萬柒千  
餘畝遺址見存而今則一帶荒野民不聊生嗟息者久之  
因而徧尋其故則言鹽之不便者十有三二不過謂議守之  
難建城之難軍民爭奪之難倭寇竊掠之難臣細思之舟山  
在金塘之外目今已為沃土萬家煙火輸賦

皇家乃金塘在內而外恃舟山以為藩籬獨不可開乎舟山設有二所  
四巡司聯絡捍衛可保無虞近寧波一帶軍衛甚多兵戎頗  
衆防汛猶舊故占平時率爾空關獨不可遷一二以守乎目  
今庫藏空虛一時固難集城而召軍民之顧種者儘力開墾  
三年之外果有成效令納租賦以為築城之資而留為地方  
之用不亦可乎其為倭寇竊掠之譚尤為危言阻撓之計夫  
浙兵精衆俱有立功之心而倭寇灰心已無跳梁之志縱有  
竊掠舟山當生患於害而環望其何為者豈至疎虞乎此  
為此言者乃有謂市恩於蒙民以厭其侵占之謀非計也且

賦豈理也哉臣

請召民儘力開墾三年果有成效然後議租蠲賦建築城垣給  
國用可養萬餘人即從前有豪民隱種者盡赦其罪令之供報在官

輸我

三賦入我版圖百世之利也若曰軍民相爭三民之謂何即不然當今  
浙兵驕悍糧餉不敷日事嗷嗷該臣定海入城之時各軍士  
攀輿而號噪者數百計臣大駭異問其故咸泣稱一年來未  
得軍糧有枵腹待斃耳隨經臣溫言撫諭批寧波府嚴查云  
後據知府蔡貴易回文謂各縣地方窮苦除起運錢糧外軍



糧向徵不前以此拖欠至今該臣執行立限帶徵以足軍食以保地方外第恐畫餅之譚無濟燃眉請乞

勅下當事諸臣查臨近之兵給為屯田之賦且耕且守更為足食足兵之至計浙東一帶永保無虞充百世之利也前件臣等看得山澤有遺利而導之者人也浙東沿海一帶如金塘大榭等山先因倭寇猖獗徙其民于內地以絕海寇盜糧之資其地遂成荒丘邇年海道澄清而附近豪民遂占為己業今該巡按御史李親歷其地要令隱占者自首免罪召民墾種三年然後議稅或給兵屯田耕守相兼誠為百世之利合

浙江撫按會同巡監御史督行司道等官將

原細查如陳文士道三三萬壹千餘畝此并舊案  
行踏勘如係好家等處令自首報官即召定海有力無地之  
民開墾待三年奏有成效然後起科或遷附近衛所軍丁屯  
種且耕且守以足兵食如原占種人戶情愿照畝納租以充  
軍餉孰為長便併一切防守善後事宜逐一查議傳委會題  
前來以憑覆

請施行又奉

督撫部院溫

巡按御史傳 各案驗升奉

督撫軍門滕 憲牌系照已行該司會同按察司并寧紹守

巡海道督行寧波府逐一會議停妥詳報去後今本院接營  
卷查前事看得前項海山開墾耕種此真為地方開無量之  
利但先年亦曾議開而旋議報罷者必有其故今准行查合  
行會議牌仰該司會同按察司并寧紹守巡海道逐一從長  
查議要見二山孤懸海上既已墾種當作何哨禦若欲倚藉  
舟山外護無事則可有事舟山自顧不暇何暇援人若欲議  
軍議兵進守當作何議調議募中間開設之費工作之資又  
當作何區畫且聞沿海窮民皆靠此山樵採為活若召有力  
承佃窮民失望又當作何善後務查歷年海山沿革卷  
查地方民情孰利孰害悉從實處如果開墾

原文田山從實踏勘若有隱占盡令報官併一切防守善後  
事宜會議付委詳報如或開耕非宜亦即明白聲說毋持兩  
可此關係地方重務本院職任所繫不得不以詳慎等因俱  
經遵行各司道府查議隨據寧波府申據定海縣申轉訪士  
民參酌輿論咸稱金塘大榭等山原係

國初定造之地刻碑定海奉有明禁經今貳百餘年豈敢或犯及審  
據里老林錦等悉願遵

旨人無間言卑縣無容別議備申前來據查先為議處海山以飭防裕  
餉事萬曆拾貳年間乘海道副使葉憲牌奉

督撫軍門蕭及蒙

巡按御史范 各憲牌行府即便會同本府同知陳文推官  
秦大慶親詣府屬金塘大榭等六山地方逐一踏勘經界明  
白廣行採訪前項海山應不禁止盜種設法開耕或給撥軍  
兵畧做屯田之制且耕且守或召募軍民量行承佃之法以  
稅以餉其海上汛防作何哨守毋接濟以為盜者其民間樵  
採乍可開通毋窒碍不違屬禁必須處置得宜冬巡可行內  
無紛爭外無隱犯中間未盡事宜從長酌議詳報仍候本道  
及

兩院巡歷親行覆視如或開耕非宜不妨明白聲說如或開

勿得阻撓浮詞依案關牒本府同知陳文推官秦大

變仍通行郵憲等五縣并定海衛名存實亡去後復據其地  
查得金塘等山莫峙海中土饒民沃中間地方之廣狹先畧  
之開塞具載海防類考近蒙開報豈非斯民無窮之利哉乃  
今或開與否尚疑於兩端給兵給民未聞其定論即如以給  
民為可也金塘之田不過數萬數萬之田安足以周億萬之  
民哉日開則日爭是爭田之害所當慮也又如以給兵為可  
也春汛春耕正此一時負耒之時安可以責荷戈之役哉既  
耕則妨戰是失守之害所當慮也又開本山之中草莽相屬  
溝澮未通必先議開河之工而後田可開也河工之費可無  
預乎本山既開室廬日聚蓄積日殷必先議城堡之工而後

田可開也城工之費可無預乎見其利而又能慮其害圖其  
寧而又能處其費一指顧而其事定矣慈谿縣申查得金塔  
雖懸海中地近定海中有良田叁萬餘畝紫山伍萬餘畝  
今近海居民分種其地每夫授田叁拾畝山貳拾畝則千夫  
之衆有田以食有山以樵此利在民者也叁年之後比照冊  
山事例每田壹畝科米叁升歲可得米玖百餘石以益軍餉  
此利在國者也或曰畧倣屯田之制每兵壹名給田若干使  
之且耕且守大約田地叁萬餘畝可養勝兵陸百餘名歲可  
減餉貳千有奇此利在兵者也金塔屯兵數百設將以統之  
據海上且與定海一鎮勢相犄角內外相援則守可益固

社防者也或又曰金塘故鎮延海版圖延海之民業一專  
其樵薪禽獸之利一旦割而與五縣公之其勢必爭則禍不  
可測金塘之田不過數萬餘畝山不過伍兩餘畝伍縣之民  
欲之者無已分據疆宇則有霸佔隱匿愚肥瘠異等則有  
椎剽格鬪衆寡相凌之虞即委官分校而利動人心勢固不  
能止也分校雖定而伍縣赤子襁居其間勢必分隸各縣自  
相統屬即設官以統之不過治其爭訟而無糧戶口必不可  
以奈之縣之版圖則縣令遙制之難也且民雖定居勢必屯  
兵一其之所出不足供也此給民之難也或又曰給兵  
若可以且藉兵戰然今之為兵者皆市井無賴烏合之衆所



給三兩足以供旦夕牛種之資誰所從給廩舍之安誰所  
從給即有給之者矣一兵安能獨耕春汛出洋六月回哨秋  
成小哨亦伏如之則耕收之期與春秋兩哨不兩相得乎且  
兵屯金塘並定海之兵終不可減兵不可減則餉亦終不可  
省此給兵之難也且給兵給民非能露居於野處勢必建城  
郭以爲擇禦設營堡以爲哨瞭即使因未於山取灰於石雖  
幾里之城非萬金不可也開荒闢土非金自生而自長開闢  
金大畧等處山水溪澗汙穢田畝而不可以耕高下大浦一  
帶海潮來往泛濫而不可以耕大小故畝必為溝洫以蓄民  
淡水而使旱潦有可虞外如築堤防以禦風潮使賊

溫然非數千金不可也滿廬成定郭完必盡其力  
彈壓其地而公廳私衙吏胥靡舍非數百金不可也此等山  
數千數百金安所從出也分科於伍縣伍縣不能堪也取足  
於金塘金塘不能有也是所當熟計也去夫意外之虞非今  
時之所宜有然謀國者事當永圖萬一有之則外斷舟山之  
援內為定海之梗雖倭夷之來不來不慮於金塘之開不開  
而金塘有田可食有山可樵四山壁立險不可登苟有狂謀  
逋寇竊據其中扼險守隘虎視海上則內地震疊非重兵不  
取也此雖非人之所願然不可不預防也奉化縣申查得金  
塘大榭等六山原坐定海之外坐臨海心奉

言驅遣貳百餘年與本縣間隔叁百餘里並無人民忽赴開墾耕種漁  
樵今議開墾必起爭奪之端日後成功恐有致寇之禍得不  
償失責有所歸再查前山委與本縣管界分別無界址相聯奉  
民雖居山僻窮困不愿越境窺利事干地方米敢輕議定海  
縣申竊照金塘峰巒雄秀土地肥饒誠不可棄然欲加開墾  
必先通溝洫溝洫既通則潮患不免礮閘不容已矣礮閘既  
建則田畝可授廬舍不容已矣且本山懸海心四援莫及  
欲興民食可無城廓之衛乎民生日繁日盛日富日強防外患  
可無重兵之禦乎其力役其費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將出官部恐官府無餘力也將出官部恐官府無餘力

也將任之自開耶恐鍾鼎之家雖益以祿而不足饗矣  
衆即欲成一畝而不能又非議開以利民者之本心也然則  
官與民兩難之矣或者曰似古屯田之制每兵給以伍拾畝  
令其餘夫耕之特不可也僑乎然其言則是而其間利害亦  
未悉也夫田地以有成無計之上中下三等不過三萬有  
奇耳每兵伍拾僅足養百人也雖欲令其自開勢亦不能  
使之必從即有從者必六飄零無倚之輩能必其不饑附而  
飽去乎又能必其不豐于逸逸而凶歲寇盜乎即無二者之  
患又安能必其一年之耕有三年之餘三年之耕有九年之  
蓄儻遇荒歉頻仍饑饉逼迫等生視之耶抑復議給之耶吾

恐坐視之則會城之繼後作已議給之則有額之稅不足已  
然則給兵亦未安矣未開之先則樵蘇茶竹之類人人得  
而有之近海窮民藉此以生若一開之後則物各有主一草  
一木不得而有之矣為今之計莫若與軍民相安於無事象  
山縣申金塘等山原似海島舊有居民

國初遷民於內地慮寇登劫以為巢近年樹碑於定海禁民私耕以  
招黨茲因產厚復圖耕作恐非起遭本意尤難居安忘危及  
詢輿論大畧僉同切宜前山委為沃土有天地自然之利裁  
兵農耕守之區墾治成功課餉增蓋通奉憲轍行查無

以本縣人民離該山頗遠不關利害則建議

縣未知所宜又擬定海衛牒稱為查海山地誠膏腴但原係  
國初起遣荒蕪既久荆棘草萊固結於深土非利器不能芟夷非歲  
月不能成熟所費工本未可算計况東作之時正春防之際  
賊或登犯棄船而耕之乎棄田而守之乎從使無患而年之  
凶荒不可料也將何所食而為之守乎據此論授民給兵俱  
似未便奉文立碑見在南關不許妄行開墾各申前來據查  
先為出巡事萬曆肆年蒙海道副使劉崇驗奉  
督撫章宗謝批本道呈詳金塘大榭等山俱懸外海實為  
海島要害之區原係

國初起遣之地永禁不許開墾又經題奉

欽依嚴行禁約申明例規不許奸民復行開墾等項緣由奉

奉都院及蒙

巡按御史吳

巡監御史王俱蒙批示嚴加禁約不許違例開墾備載前

考外今看得金塘流山風稱腴土且在舟山之內其勢甚便

顧自

國初以來一向起遣非誠棄之也大海孤懸之地聚民而耕必置兵  
而守守散則力分外禦則內固以舟山雖外設有二所四巡  
司聯絡捍衛而金塘居內遂空其地凡以併力於外以成其  
屏翰之勢也今欲比照舟山聽開墾一切守備亦須照舊

故兵宜設矣而食亦所當計也城宜建矣而費亦所當慮也  
礮礮宜脩溝洫宜疏矣而工力亦所當辦也况夫軍民欲乎  
各縣族分別有相戕之釁出於目前倭奴內讎姦究潛滋則  
言不逞之憂伏於他日皆事理之灼然而可慮者以故節經  
多官會勘屢厪

前院經畫竟成築室之誑而未有定之美也今據各縣查  
議前來又談本府博訪士民以謂開之匪便夫利不百者不  
易業三人謀則從二人今冊報之田為利無幾詢謀未協十  
有其八則是山之不當開也大畧可觀矣本府愚陋無所識  
知謹集眾思猥附管見伏候俯賜裁奪隨蒙本道憲牌奉



督撫軍門蕭詳北海山之議兩院本無意必特以金塘附  
在舟山之內定海几席之間開之固有難處任人取之而無  
以守之亦有難測耳但時方尚不給也據各議稱不便依擬  
姑已之繳又蒙

巡按御史范 批開山之議群情既稱不便姑止之再議繳  
行府遵照在卷今蒙江州田為查定海縣所議金塘大崗等山  
先年

開明有禁不許開墾確有深意近 以經復議轉呈批允無容再議申  
覆到司該本司會同按察司并海兵道及守巡等紹台道覆  
議以金塘十嶺等山孤懸海島雖有腴田沃壤然

初防患起遺立石嚴禁迄今已貳百餘年矣今議因地開墾以成無窮之利但恐起釁招尤患生叵測亦不得不預為之防也節經多官會議博採群情咸稱不便合無請乞

本院再加裁酌俯賜會

題備行該府縣仍照嚴督永禁不許奸民開墾通呈允禁遵照在卷  
○又查萬曆貳拾叁年拾壹月間為議處海墘開墾田地并  
管屯守以資保障事該布政司奉

督撫軍門劉 案驗前事行准海兵道副使吳 手本行據

寧波府知府吳安國呈卷查金塘山嘉靖肆拾伍年間蒙

督撫軍門趙 題

准敢有將金塘海山開墾占利者比照大同山西等邊官旗軍民人等  
將應禁林木砍伐事例問發烟瘴地面充軍事例通行嚴禁  
又於萬曆元年奉

督撫軍門方 劄付准戶部咨准

總理河道都御史翁 揭開金塘等山皆膏腴之田復行裁  
開蒙前道劉副使議呈

三院批允嚴示禁約至萬曆拾貳年間為議處海山以飭防  
裕餉事蒙前道葉副使牌奉

督撫軍門蕭 憲牌前事備行本府知府蔡貴易會同同知  
巡按御史范

陳公准官秦大發查議得金塘海山夙稱腴土與官舟山之

內其勢其便顧自

國初以來一向起遣非誠棄之也太濶孤懸之地聚民而耕必重兵而守守散則力分外禦其內固故舟山雖外設有二所必應司聯絡捍衛而金塘居內遂空其地凡以併力於外必示其屏翰之勢也今欲比照舟山聽民開墾一切守備亦須並置故兵宜設夫而食亦所當計也城宜建矣而費亦所當處也礮礮宜修溝洫宜疏矣而工力亦所當辦也况夫軍民欲爭各縣欲分則有相戕之虞出於目前倭奴內訌發兌潛滋則有不逞之憂伏於他日皆事理之灼然而可慮者以故節經多官會勘屢屢

前院經畫竟成築室之謀而未有定之筭博訪士民僉謂  
開之匪便夫利不自者不易業三人謀則從二人而報之田  
為利無幾詢謀未悅十則其八則是山之不當開大畧可觀  
矣備呈

三院詳允禁止遵照在卷為照金塘山田約以參萬計頗稱  
肥腴議從開辟興天地自然之利佐

國家唯正之供策孰善焉而累年屢議屢寢豈皆阻於道傍之謀而  
徂於目前之便哉蓋以利源一啓禍端即萌遠慮不周近憂  
必至其不可不熟思而審計也夫金塘孤懸海島亦屬版圖

當

清室所創之初汲信國經畧之日雖臣愚將雲霧四塞之

國裕民之計而以一彈丸之地委而棄之豈無見哉今無論  
外寇之所垂涎內奸之所潛伏載在海防籌海諸書利害大  
小較然明白即就目前之事論之其不便者亦有十焉往年  
方議丈量而奸宄之徒千百成群搭棚蓋廠屯據占墾如馮  
福袁仁等擒拿問罪疊疊始息案卷具存今聞此議一開勢  
必復聚利之所在將以身殉之養亂滋奸一也金塘之地定  
海之地也鄞慈各縣及四方之人靡不覬覦田有限而人無  
窮不均則不平不平則爭爭必格鬪攘奪訟獄滋繁二也蜂  
屯蟻聚大抵皆將手無賴之輩非有財力可以承佃勢必併

而歸之聚石何益小民三也乃民積逋而苦徵併而以各邑之民烏合一方既無定籍又非世業難於約束易於逋逃四也議者謂立軍屯庶於糧餉有濟而衛所諸軍大都貧窮老弱力不能支五也既議立屯則必築城置戍通溝浚渠設官分守而所費不貲從何措處即有所入未必能償六也議者又援舟山為比而不知舟山山在內田在外金塘田在內山在外形勢不同防守亦異設使可墾當時何不與舟山並建七也議者又援福建海壇為比而海壇開墾有年為百姓歲之業非有紛爭與此不同八也議者又謂定海之民以種

實新而不種舊民機括盡我何尤也正統七年

生在山樵新為佐所獲遂為嚮導攻陷大嵩嘉靖三十一年  
海賊陳思勝等坑吮此山結巢引寇况有田畝之饒易啓戎  
心萬一藉寇兵而齎盜糧禍且不測咎將誰諉乎也至於陳  
錢等山遠隔海小與島夷相逼尤難擅議本府訪之縉紳叅  
之輿論攷之往籍相大率相同誠不敢徼一時難必之功而貽  
後日莫救之悔據該府推官張似渠呈稱陳錢日本相隣  
無可開之理普山正最兩嶇崎非可耕之地俱難開報外至於  
金塘一區已經變多官查勘利害情形先後聚議頗詳似無容  
置喙矣姑論其概大率天下之利莫利於安瀾莫不利於波  
弗攷尺寸之利而因得直吏之安者則之則也幸尺寸之利



而遂基潛伏之憂者利之不利也今宇內多故帑藏訕乏民  
賦苦於脂膏實錫於庾廩今此東南若湖山斥鹵之可墾  
淫祠毀寺之可收與奸豪欺隱之可沒入者舉皆充拓以為  
軍興之計矧一甚沃壤雖孤懸大海實外枕舟山內附定海  
廼二百餘年以來向置為閑曠有議開者有議禁者有旋而  
議開即旋而旋能者不幾於以生養封殖之區而為町疃麋  
鹿之場哉無心權其費於經營出入之始知得不償失咨其  
謀於几席千里之際知利不勝害而任事之難故也何也今  
之議開也他無可為獨屯田一節然聚而耕必聚而食亦必  
聚而居必聚而積儲勢必日益聖富而剽竊而攘奪之

日益煩擾久之而民不勝侵官大勝治則扞衛之計有不  
一日緩者由是而修城繕器則有土木轉輸之費由是而設  
官置禦則有餽廩官舍之費由是而添兵立營則有儲餉兵  
馬之費所入之租僅僅數千而耗公家之財動以萬計是之  
謂得不償失也且徃徃見航海貨殖者非烏合亡命則販夫  
遊兒必非我編戶受廛之赤子窮年樵採獸獵於斯土者此  
輩垂涎覬覦乎斯上者亦此輩朝而引領夕而攘臂獨恨無  
一隙之可乘今既開矣而復盡歸之屯則物各有主此輩不  
得伺身於中既重遠平昔希冀之心又莫遂平昔撈取之欲  
觖望之意日生不逞之謀熾至小則橫行劫掠大則勾引嚮

導人情洶洶地方從此多事矣所為利不勝害也故曰莫利  
於安瀾莫不利於波沸者聽此故矣各呈到道覆看得寧區  
海山有陳錢普陀金塘諸處除陳錢密邇島夷普陀且多巖  
窟二山遠峙海外均非可耕之地向不議及惟金塘一山界  
在定海舟山之間田肥美水泉甘誠為可耕之地故議者每  
每及之然率旋議而旋罷屢行而中格非盡徂於道傍之議  
蓋誠權乎利害之勢而未敢以輕忽舉事也夫天下事無全  
利亦無全害有司舉事開利數尤當弭弊源為開墾之說者  
其策有三而皆多滯害難行蓋沿海地狹民稠多無常業  
海中諸山闢草萊服耒耜以業貧民而公家且借其稅入以

佐軍財豈不甚便顧田有限而分受者無窮且其地屬之  
定海之民不願開而郵慈餘姚之民願之郵慈餘姚之民良  
上著者不願開而遊于無藉輕誕豪健若願之事端一肇聚  
集布佃動數千人以海洋巖窟之中而群不逞之徒其中狂  
逞易生將啓盜藪此聰民墾之難也無已則為兵屯夫自倭  
警以來增兵加餉金湯水火之矣誠計畝而授每兵壹名給  
田壹畝計田叁萬餘畝可養兵壹千餘人歲省餉壹千餘兩  
似亦少減催征之累顧今兵士皆四方召募不任耒耨且塞  
上屯田如漢田渠犁田金城田湟中皆兵將信地亟耕之  
且屯且守足為兩利乃海上兵士以舟為家往來哨探常

處所而春秋收穫之時正與汛期相值兩務相妨豈能兼舉  
此兵屯之難也無已則有軍屯夫沿海貧軍家無擔石野無  
立錫而儲糧後時動輒數月若計口而授之田每軍壹名給  
田拾畝計田叁萬畝可養軍叁千人亦可少助軍需顧軍士  
之貧憊甚矣其何以理溝洫備牛種而為開墾真即開矣安  
所憑而守勢必建城郭設府殫壓而防禦之其費動以萬計  
視歷年軍需之入何超什百乎此軍屯之難也蓋金塘一山  
延袤不如舟山之廣而險阻可負故國初

高皇帝命湯信國盡驅此山人民處之內地而舟山獨安堵如故誠謂  
舟山之廣饒其財賦所入足以為守而金塘雖九里子之

區豈能如舟山設一叅將四巡司二千九百餘人  
之數也故驅四方烏合之衆而聚於大海廣漠之  
訶防剽掠則於計疎捐帑歲覓在之積而創城垣  
莫爾最嶼之上以徼異日錙銖之入則於計迂撤

祖宗之明禁貽將來之費孽啓目前之手端則於計舛此該州有十二  
可之議而推官張似渠亦有得不償失利不勝害之說也說  
者又謂玉環一山亦在海中而彼處吏民多以開墾為利何  
獨於金塘難之蓋玉環山勢平夷無險可負若金塘則內田  
外山足為鯨鯢巢穴其不同者一玉環峙近海岸且其地亦  
稍僻若金塘則當島夷出沒之衝為舟山咽喉之地窺伺易

生阻梗為患其不同者二王環之地居民負耒而耕者亦已  
有年汗萊盡闢封畛已定金塘則防禁素嚴視為龍蛇虎豹  
之區并無敢隱匿其中以尋耒耜而闢草萊其不同者三此  
在王環似或可開而金塘之說斷宜議寢也呈奉

本都院詳批本院自入境來即聞金塘必不可開今茲之議  
為聞事反之且欲確查以執覲覲者之口據議洞采害源仰  
道給示嚴禁敢有擅行私墾者拿解究治此繳○又為前事  
准兵巡紹台道右叅議兼倉事文 奉

督撫軍門劉 憲牌據溫處兵巡道呈詳王環山利可開  
舊屬樂清近被太平民人冒禁私耕應明畛域定都○

朝廷據此看得海島山四

不遠從其民鑄石嚴禁誠有遠慮迄今二百餘年未有擅主弛禁之議者近因閩事及之查酌可否大都守土之臣於地方利害當計輕重夫以二百年之禁一旦議開開而全利行之何害開而利害相當不如其已若利未得而導民以爭利無幾而遺患將大首事釀亂誰任其咎此不可不熟計也仰道從長計議妥當作速呈報又准該道關奉

本都院批本道呈詳據温州府議呈玉環山田地有七利之可耕又有一事之可慮蓋玉環之民奉徙於洪武之二十年嗣割樂之六都以益太平乃在成化之三年相去將百餘焉



有分析與太平之理此不待燭照數計瞭然甚明祇緣太平之民依憑城郭禁私耕整塢膏腴盡入私室今樂之民恃為百年之故物一旦恢復則寸草尺土皆當歸之樂人如此角爭未免啓鼠牙之非釀閭閻之憂是利未獲而害先蒙良可慮耳合無請乞

本都院載賜裁酌俯允具

題會行台州兵巡道行委樂太二縣掌印官逐一丈勘訂正疆界分屬認種量俟一二年起賦等緣由奉批王環山之開墾日遺害未能逆睹目前業啟爭端矣仰該道會同台紹兵巡道確議覆詳備由關道酌議等因奉經行據該府申稱先經行據

太平縣申奏查王環山萬曆元年奉

督撫軍門方行委本府同知王一麟詣勘丈量田地召種  
徵租以佐餉用隨行禁止至二十年蒙

巡按御史李憲牌據金華府推官劉文卿查盤台州府條

陳王環山各處見種禾稻議欲撥軍屯種取租以供兵防府

縣議詳隨奉嚴禁在案遵今行准楚門所牒開為查王環山

田起遣法禁森嚴居民不敢開耕自嘉靖二十四年凶荒本

所海塘潮坍田沒軍民視本山肥饒以此竊種今樂清設有

梁灣本地有漩門派引三信兵船防禦此山亦為腹裏可保

無虞後來不測之患未免必無經久之計本所預難料也又

據本縣附近海山二十四五六都里老孔承敬張季通等呈  
稱玉環與楚門所城隔一海港船渡約用半潮時候其山西  
去樂清東北即係楚門中間田地頗腴先年丈量之後軍民  
乘各墾種西亦樂清縣民開墾揆勢度時似可種稅但敬等  
岸民雖知往昔而難料後來等情據此為照玉環山田地開  
闢利害與夫處置料理事宜俱經推官劉啓元開陳甚悉無  
容再議今訪之瀕海生長之里老世居耳目之所官咸稱可  
種但已往固已無虞未來似難逆睹申府又經復行據該縣  
申稱查得玉環山先為摘議理財事宜以少禪

督撫軍門方 劄付卷查先准戶部咨准總理河道部

翁 揭稱訪得寧波舊有昌國縣今之舟山金塘蘭秀大  
等山

國初將民遷實京師僅留舟山屬之定海今金塘大榭膏腴之田山  
場柴木之饒盡屬勢豪占據以抽花利台溫甯府海山田地  
皆勢豪開墾成田富埒封君曾無科稅若行

撫按丈量徵稅佃與民間其數豈止數萬兩等因到部合咨煩  
將該院揭開果實轉行選委賢能官員親詣彼處將前山田  
丈量果係勢豪占種即時追出明立疆界召募貧民下戶分  
撥佃種照例起科備劄仰本官徑委屬官壹貳員親詣王環

山週園路勘服同附近地方人等丈量畝數空留溝洫以備  
蓄泄明白分為等則給民領種不取佃價止徵其租以額外  
租銀養常操兵勇官民兩便似無不可其勘過山地各另畫  
圖同丈量畝數造冊繳院隨該本官親詣帶同本縣主簿甘  
廉黃岩典史陸韜丈量玉環山田地造冊及蒙給示召種至  
萬曆三年十月內為申明起遣禁地以肅海防事奉同知王  
一麟帖文蒙兵巡道僉事王 批發松門衛陸路千戶趙有  
文申仰縣即往松門衛玉環山石塘南大縣仰月沙等處踏  
勘軍民潛復耕種設法盡行驅逐申復訖萬曆六年七月內  
為軍民潛復耕種設法盡行驅逐申復訖萬曆六年七月內  
為軍民潛復耕種設法盡行驅逐申復訖萬曆六年七月內

海自洪武起遣之後不許耕種以起邊釁後言利者條陳  
耕蒙

撫二院行守巡兵各道會同叅總各官議得隔海之田利  
按小害大元末聽民耕種故方氏一起因而據有浙東近年海  
外之民私耕而海賊王五峯等就食外海為浙中大患具由  
回覆

兩院題

請不許私種以啓邊釁但嗜利之徒紛紛潛住外山耕種獲利即今松  
門楚隘自石塘山次及王環開墾之田不下數萬是外海積  
粟如山即避糧科又無身役萬一有警盜糧拾倍於軍儲關

係地方重計設法嚴禁仰縣掌印官會衛掌印出海巡捕官  
將前外海之田嚴禁不許軍民仍前私種其有原積稻穀速  
令盡運入城姑不追究既往敢有故違各該官兵拿送該縣  
衛所招解在案萬曆二十年為出巡事蒙兵巡道副使吳  
紙牌蒙

巡按御史李 憲牌據金華府推官劉文卿查盤台州查得  
王環山孤居海中週圍參百餘里上有閘河積水深谷平壤  
內區之膏沃所不能及者查得本山內成田伍拾里各處元  
種禾稻者伍千柒百柒拾叁畝地叁百肆拾畝搭厰伍拾叁  
座是皆台民冒禁而私種者也其他未開墾有三分之二尚

窮山之池可得萬伍千餘畝此伍千柒百柒拾叁畝

租貳石而以其半畧農者歲可得租壹萬壹千伍百肆拾叁

石墾而三倍之可得叁萬伍千餘石足以支數千兵之餉於

台松海參衛抽取每衛百戶該管貳百人每遇春正貳月配

以農具統率諸軍於前山搭廠坭窰至叁肆伍月乘便布種

倭奴而來則合數百戶軍以助外洋之兵防禦不足則焚其

廠而歸彼得無所用之地初收屆期田皆刈獲各具一小艇

載之旦刈而夕歸府倉拔屋毀窰而回計無便於此者也議

者或謂募民屯恐起爭端升科而稅亦多許告酌處勢無

如屯軍之為便也乞行該府縣查議開屯則叁百里之曠地



盡成膏壤而台郡新增之兵可無乏食之患矣隨為巡撫地方事奉

督撫軍門常批本道呈詳覆看得玉環山遠居海中其地雖膏腴可耕

國初恐外夷窺伺特為議禁慮誠遠也近以承平日久奸民豪戶往往冒禁而盜耕推官劉文卿議欲撥軍開屯其謀亦善但較其究竟利害終屬難行夫山泊窮洋

國法嚴禁而奸民尤且冒馬私耕若一旦開屯則兩縣之民必開然自是後盜亡命之徒聞風潛踪聚黨倡亂草竊乘之此係滋內也之害一也島夷標掠靡常萬一突至盤據其中藉

糧此其啓外夷之患二也况茲遼海之警震切於隣洋里之  
戒正在今日如云此山可開則寧之金塘大榭皆可開也何  
屢議而屢不決耶

臣初慮禁良有深意事干題

許未敢輕議奉批諸款既經覆議明妥抽軍開山一節候海警必寧另  
議又蒙

廷按御史李 詳批各款應行應止俱如議繳行府仰縣即  
將玉環山不許奸民私自搭厰竊種致惹釁端取所掌印官  
結狀申繳仍聽不時差官查勘在卷今該知縣俞咨益再查  
玉環一山濱海腴沃先是水陸無防關哨未備當事者諱明

禁防未然靡不歲月之為兢兢邇來台溫二區飭關備總添  
船加兵壬子而後宴然無事即今定兩縣之疆界酌三等之  
賦稅已成者見年科徵未墾者二年後科徵太平田地約可  
近伍千餘畝歲可入銀伍百餘兩照依官民田地編甲立戶  
秋成委官徵解以額外之利充加兵之餉便宜要術無逾於  
此者但地禁地也禁嚴各私種者慮犯不敢爭爭之不太甚  
禁罷則寸土皆利雖三尺童子亦能持挺負耒群然爭矣今  
在樂之士民里老言及丈量輟插木牌言及分界則刺山考  
又查樂太二誌內凡載玉環山鄉界址皆曰隸入太平今  
引東晉以前證之豈縣誌不足憑也且兩縣角爭一縣之中

又各有自爭只地率土何分彼此大都邊海疆壤官私爭  
貽累此事勢之所必至者備由到府該本府知府顧繼考素  
得玉環山孤懸海中週圍叁百餘里深谷平壤極其膏腴西  
望蒲岐北連楚門又與松海諸衛聯絡相屬墾而視之真有  
自然之利先年屢奉

明禁豪民私相盜墾太平界內成熟田地約可近伍千餘畝劉推官身  
在地方見其沃壤條議起稅以佐公家誠為有見使其別無  
顧慮正疆界酌等則已孰者計畝陞科未成者限數待墾即  
今伍千餘畝之田亦可資伍百餘兩之餉孰不欲速為奉行  
以少裨地方萬一也顧據太平縣查議前來其議開者屢矣

議開而後禁者又屢矣此豈意見不同故為矛盾哉毋亦以  
議事者意在導利導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當事者意在祛  
患省一事則地方免一事之擾固亦並行而不悖者今玉環  
山誠可開矣顧開之有二不易在內地則恐息爭之難在外  
洋則恐糾聚之難何謂息爭本山西向樂清原管地方福生  
寺陳畧厝坑統稱窠烏石頭楊柳畧國順良灣畧畧東向太  
平原管塘北深浦上下灣杜呈沙畧水潭頭大小楊畧大小  
畧管畧大小東青正吳二畧大小黃畧密櫻口上下園大都  
畧畧舊有其三太平舊有廿七元雖照方潛種惟懼犯禁  
甚爭今若明議召緦即有親心如樂清縣文量六

其爭不獨在正域之後而且即見於分界之時雖守土老無  
分秦越而見利者望兼隴蜀當斯時也能保其無他意乎故  
曰息爭之難也何謂彌蒙

國初明禁炳如日星即如屢行禁止載在案籍可不置喙姑論本山  
懸屬島嶼先是竊種之戶各有懼心一聞警息輒或移避今  
以官府容種意不防閑必將視為己業綢繆備至或擅居貯  
粟或召佃停住禾黍相望居室隱然春耕正在春防秋獲又  
當秋汛三百里之沃壤兩縣民之聚耕聲勢既大黨與漸滋

豈特倭奴往來不測或者據為巢穴如王五峯之竊食外海而草寇之雄大奸之俠可料無方國珍之徒手遠禁私墾固是豪民清野焚廬亦未必能聽上命而不煩餘力也故曰珥釁之難也繹斯二者較利害之分數酌機宜之重輕莫若申國初禁似為長便如以地利不可輕棄外患不必過計亦當俟東封事定海警無聞別為從長計議但事關兩府謀貲萬金本府局促之談原非通方之見則賴以裁度進止者尚有攸在也備呈到道該本道會同分巡溫處道副使蔡 覆看得玉環一山孤懸千里匝約三百里許土宜肥饒即

初方國珍據以養亂之區也洪武貳拾年徙其跡氓改為台州府

水軍所

神謀睿筭洎賜千古詎唯懲於方氏竊恐異日倭焉莫測之日本  
泊航梯藉兵而資糧也鏡其言曰居者死耕者斷足三尺  
令甲森嚴秋霜視其刺者不寒而慄百有餘載恪遵

明禁疇敢以耒耜從事刈蓬藿斬蒿萊與飛颺虺蛇爭此土也成化  
伍年割樂清之陸都改隸太平玉環強半屬之新邑屢因荒  
浸深山窮谷間有竊墾利其所入苟緩湏吏之死迨萬曆改  
元當事者重惜地利給示召種任畝之子有所藉以為辭在  
太平界內成熟田地至伍千畝有奇旋而開旋而罷旋而禁  
又旋而闔廩鹿町墮之場塹為牛羊稼穡之所矣邇年南北



軍興帑藏罄懸雖弘羊劉晏莫能措一籌

主上慨然弛山澤之禁廼

重臣謀

國議開海墾閑田佐惟正之供玉環島嶼比照海墾事例是難比而同也海壇千里沃塹城營可辦茲一卷石之多所出幾何畝有限之利而捐不貲之費非計也據北之荒地南之塗田民間願墾者隨即編稅此例久矣若倣而行之即其見種各以上田等則墾科附入冊籍其餘未墾欽崎之巖磽确之麓耜耨耨畚鍤曩所不尋也計其畝比今所墾者三分之二料其入當今墾者三分之一續墾而續稅一切弛禁以遺民

帥以奉公若曰許其已墾而後禁其未墾是不塞源而塞流  
也既以甘肥恣其大嚼又何恤一雞肋哉茲一時權宜之計  
涇兩邑之民寂然無譁唯縣府道之令而莫敢誰何然後可  
行迺目前情形已有可駭矣能保其不抵牾而沮格也此山  
之開所由來者漸矣稽其原東太平有其七樂清有其三桡  
其已墾太平墾其二樂清墾其一今欲行委兩邑令長明畛  
域定都分竊恐起釁階亂矣維山在昔固茂草場也茲者牧  
人樵夫登壟一瞬禾黍弥望桑麻遍野詎無動田舍翁之  
羨哉曷棄也潛耕盜墾惟懼一敗自干無赦此疆兩界奚暇辯  
析今法網解疎

恩波浩蕩明與開耕公家利藪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即愚氓能計之素  
無擔石之儲而仰事俯育之恆產一朝可以徒手博將不惜  
一生以計一家攘臂爭先負氣悍少之輩未遑負耒先事執  
挺用力格鬪肝腦塗地勢所必至所謂業起爭端誠如  
本院燭照矣必爭之釁固難弭於目前不測之變且潛伏於  
異日夫沉寗搭廠幕棹朝帆今猶作鼠竊狗盜態爾

明崇二  
新秋穫將構棲築舍水久為面曾無幾何宛然復為一舊  
王塚矣比屋協閭村落漸成盤踞其中安知異日無方國珍  
也子女粟帛久當成聚必食於外安知異日無王五峯也皆  
其際伺之可慮者詎獨此嘉靖任難台郡一區首領者事

衰老者躬爲亡命於叢莽之中談之猶覺色變少壯者及見  
刺刃於父兄之腹念之不勝飲恨且今東封未定羽檄尚馳  
萬一乘長風破鯨浪毅然與中國用衡積倉儲糧得無藉其  
便乎即使焚廬清野噬臍何及此尤其大可慮者也矧金塘  
大榭皆廢遣山也彼之沃壤什倍玉環前有參將駐舟山以  
樹藩籬後有總兵控定海以備應援而猶稱利不勝害得不  
償失十難開墾則要害相同地土較少之玉環又其可地禁  
比照海壇例乎借曰地利可惜徐俟於海不揚波之日未為  
晚矣各道再四思維莫如俯從台州府議申明舊禁庶爲長  
便姑宥已往痛懲自今再有不悛違禁潛種者無論奸民豪

戶一宜於法務期令在必行禁不敢犯爭端自息邊釁可弭  
矣管見如斯可獲萬全通呈詳允嚴禁在卷○萬曆二十四  
年間為遵

旨教陳沿海事宜以永固汛防事該

督撫軍門劉

具題條議海防四事內欵開一靖海島以絕

幾端海中山嶼錯列林木蒙翳亡命姦徒易於盤據如寧波  
之金塘大榭台州之玉環高丕溫州之南麂東嶺等山俱稱  
沃壤外通島夷元末逋逃之徒蓄聚其中卒致方國珍乘之  
以據浙東洪武間湯信國珍畧其地遷徙其民一洗而空之  
勒石厲禁迄今三閱餘年莽無伏莽島無遺寇則靖海之策也

嘉靖三十二年間倭夷內訌（倭夷內訌）各酋結謀以致禍延內地可為殷鑒（倭夷內訌）近來觀山藪之利者每每倡為開草萊之說脫一得雋不戢於圖小利而貽大害乎合無申明禁約今後敢有奸民聚眾擅將前項海墾閑地私自開墾占住圖利者事發從重究遣各該有司不得縱容釀亂庶亡命奸徒無敢盤據巖谷而海島既靖累端自弭矣○又為地方事萬曆二十六年間該分守寧紹台道帶管兵巡海道左奉政謝

督撫軍門劉批霽霽所千戶汪思忠申詳開墾盛舉田土緣由奉批仰兵巡海道確查議報又為哨報地方事蒙

巡按御史方 憲牌行道 即查龐璋所報時山盛舉是何奸  
民見在開墾的係若干人 數有無搭廠興工作速查明詳報  
隨為地方事蒙

本都院批定海衛呈詳鄧 衢所千戶汪思忠違禁糾眾開墾  
盛舉等山緣由奉批海縣 舊有明禁部文查議者為沿海內  
地也茲稱開墾者該府縣 准行平抑私墾乎事關海防即隨  
土可開未有不候詳議而 徑舉者仰兵巡海道查報入蒙  
巡按御史方 批定海衛 通呈前由蒙批海巡道嚴行緝究  
速報遵該本道查得前事 先據該衛并鄧衢所各呈報前  
嚴行寧波府查勘聞奉到 前因俱經備行該府酌量辦理

據呈稱遵查行卷一宗兵連未解餉務方繁等事奉

劄付奉

督撫軍門劉 案驗備行仰查沿海無主荒田堪耕種者  
人開墾或官給牛種或自備工本務在有墾三年後方許  
科又為東省防倭方亟講求集民闢田之方以足財計以  
軍興事奉本司劄付奉

撫二院案驗備行仰府轉屬一體遵照清查境內凡有荒無  
屯田地土俱要召人開墾耕種務臻實効造冊呈報遵俱轉  
行鄞慈等五縣并各衛所遵照外隨為遵示墾田裕課使民  
事據鄞縣民沈建王德等連名呈稱建等俱係濱海小民向



無農業患有邪穢附近聯陸一帶黃坭坑魚池高泥崎山糧  
長畝盛畝上下澤黃石門等處約有無主荒山田地數百餘  
畝情愿自備工本開墾成熟起科等情據總備行鄞定二縣  
會勘議詳本報聞今茲前因併經行據鄞縣知縣趙憲梓定  
海縣署印通判王明整各回稱牒准鄞縣主簿何守默定海  
縣縣丞陳懋齡到所會勘前項田畝原係霽衢所連陸地方  
取有地方里通結狀回覆在案又據霽衢所千戶汪思忠呈  
稱盛墓峙山等處實係本所連陸之區原不在禁碑之內方  
會同回覆請詳聞而王總等意在必行遂往搭厥欲為開墾  
計猶未興工等情具由呈覆在案今該會查得鄞縣人民沈

建等見云部有

國初王嘉靖四十三年勒碑供案將縣居海外逐一計開永為禁絕  
處自

獨有盛舉崎頭上下澤連陸一帶並非禁遣之內申呈本府  
行縣再三將原碑查看所開載地方金塘大小筲嶼山大  
小謝至王環山等處凡有三十四所皆懸絕海外與內地不  
相聯屬恐倭夷煽躍故立碑嚴禁永不許開今峙山盛舉等  
處原與甯衢連陸一帶與金塘大謝孤懸海外者不同故不  
列之碑內而沈建等敢於冒墾千戶汪思忠以為當墾方在

回運王德等急於啟欲候允興工被後千戶所官  
三查得沿所一帶荒田千頃豈  
二查得之所能墾開只月有人在上搭廠而虛張其事以  
現其蓋猶然未曾空也細查沿海嶼島與倭密通  
恐被竊踞為害匪輕故將以官去處立碑明禁永為遵守其  
為

國家計慮至深遠也今查峙山盛興等處與郭衛地方相聯非若金  
塘大樹等比若便民開墾未必非足國裕民一端故千戶汪  
思忠以為可開不然彼亦世受

者何敢不遵今錢獨開此業但係地方大故且方今倭奴窺

馳合無仍行禁絕庶免紛爭等情到府該本府查得金塘大  
榭盛畧等山田地原奉

明例永不許開種至萬曆元年間奉

撫按明文備行海道轉委寧波府同知段孟賢通判祝完遂一  
丈勘及行寧紹二府掌印官從長酌議終於利少害多關係  
非細通詳

三院批行仍將金塘大榭冊子并盛畧等處嚴禁備載海防  
類考遵照在卷今據勘報前因為查盛畧并峙山黃桅坑魚  
池高泥糧長畧崎頭上下澤黃石門等處係霽衢所連陸一  
帶與金塘大榭冊子孤懸海外者不同原不在起遣之數以

致沈建王德等因見有

題准事例故行告墾但查盛畧與峙山黃柅坑魚池高泥糧長畧峙  
頭上下澤黃石門地本相連事同一體先年議禁金塘大榭  
冊子之時并盛畧亦在禁中則峙山黃柅坑魚池高泥糧長  
畧崎頭上下澤黃石門等處亦可類推然盛畧之西有雙畧  
有台畧俱有見耕之田向來未設屬禁此沈建王德等所為  
再情而不能釋也惟自利之所在人共趨焉以盛畧峙山黃  
柅坑魚池高泥糧長畧崎頭上下澤黃石門等可耕之利使  
人均分之則各得其利以沈建王德等數人獨得之則

事與心不隨而等以實訟獄興矣以其地屬

即有可耕之處亦非平原沃野不過雞肋之類耳欲計畝徵租則不勝其重欲照例起科則所增無幾且也桑田滄海未必長保其久而不荒也而議者又多借金塘大樹冊子以為口實據縣議稱合行禁絕以免紛爭于相應准行及查汪思忠呈分亦沈建王德等之見非無所由而發其沈建王德等雖云搭厰原未興工業已散去合無以免深究呈乞轉詳等因到道據此為查盛舉一山雖稱連陸實在海中先年多官勘議不敢弛禁

題聖者非無裕國利民之思止以密邇島夷關係重大故議行議止者不啻再三今倭報戒嚴海防宜俱安得聽此奸狡射利起

此禍端據議禁絕良為有見沈建王德等既經勘未開墾情  
或可原千戶汪思忠叨祿茲土職且隄防乃敢蔑視

明禁堂附妄申似難免罪合無候詳允示備  
丁寧波府遵照將千戶汪  
思忠照例罰穀用儆將來沈建等  
姑免究罪其盛畧等處地  
方仍加嚴禁不許開墾永杜弊端  
等因呈奉

撫按二院詳允嚴行禁絕在卷○萬曆二十七年間又為軍務

事該海兵道按察使范案查海上要衝處所有直對大洋  
者每年邊海奸民結夥與販裝載酒米網具競往各島搭販  
繫莆零星遠捕誠恐倭化乘機襲取為海上隱憂所當預  
相應設法嚴禁拆毀廠房徙入內地庶海道肅清使緣海

民不失魚鰕之利又無招引之禍乃為萬全已經備行總鎮

總將衙門查議去後隨准 總鎮李 手本回稱行據陳恩

將呈據定臨昌中正等哨把總詹斌等呈稱定海總南洋如

普陀白沙港箭港馬蟻沒泥白馬礁鴨嶼北洋如八斗畧梁

橫蒲門茜草田長塗牧羊頭臨觀總派守信洋如西墾上落

河頭巡哨信洋如野猪礁等處正兵哨則有沈家門中正遊

哨則有小衛山田畧鷹窠蒲畧鼠狼湖蟬鉗昌國各哨信地

附近則竿門百畝田旦門牛欄基懸海則韭山壇頭金齒門

等處俱有漁民假借勢要在彼搭廠繫蒲日煙夜火深為邊

釁合無移請嚴禁將背洋僻畧廠房姑存免拆如有衝對外



洋漁廠往來船隻可見者盡行拆毀徙入內地庶邊患可弭  
民不失利各等因到職據該處香得寧區海上島嶼遠近俱  
屬哨防漁民業海為生內外皆可覓利又何必遽出窮洋招  
禍惹釁若督練為民惟利是趨不惜身命且附托聲勢罔知法  
紀頂於官兵未出之先徑抵前項處所搭廠繫箭怡不為慮  
設遇被擄棄倭船而易漁舟挾吾民為之嚮導揚帆直入俾  
官兵莫能辯認甚有一等奸民領富豪資本希圖欺賴詐稱  
外洋遇倭誠有如憲檄所云然者俱積習有年視為固有而  
信守各官又以兵民隔屬無可禁若非道鎮軫念海防行  
將以戢則將來隱憂似難盡杜今據各總查報前項

所論法盡應驅逐因慮民利不可遽除海壘又當禁絕婦  
各島較量衝僻將定海總屬白馬礁白沙港箭港中正道噴  
小衢山田惠鷹窠蒲舉鼠狼湖蟬鉗臨觀總屬野猪礁昌國  
總屬韭山壇頭金齒門等處皆孤懸大海屢屢為倭船必經  
必泊之處更與諸島不同有搭蓋廠房并繫筒船隻相應盡  
數拆毀驅入稍內生理永禁不許復出外洋惹釁如違拏解  
究治其餘附近各山箐廠除背洋僻舉觀望不及者准容存  
留有對衝海面船隻經臨煙火相望者姑免遣逐令其徙入  
畧內照舊復業如此則外洋既無漁民可絕擄掠之患近海  
復令生理不失魚利之資防海民生兩得之矣呈乞裁覆等

因據此為照沿海漁民遠出外洋山嶼搭廠採捕積習怙勢  
招尤惹釁誠為隱憂今查海港既衝僻原有不同則徙存所  
當分別如白馬礁白沙港箭港小衙山田嶼鷹窠蒲嶼鼠狼  
湖嶼鉗野猪礁韭山壇頭金齒門皆孤懸遠洋四顧遼絕為  
倭船必經之處其屬喫緊其餘港嶼或山勢僻而既近崖岸  
或兵船駐而又遠汪洋尚在可緩今據該縣議將對衝海面  
莆廠徙入附近港嶼以杜後患其餘背洋僻嶼觀望不及者  
姑准存留申嚴永禁不許復出如違拏解究治如此庶漁民  
不致一旦失資生之利而海防可以常川無惹釁之虞矣及  
准參將陳 各移覆到道為查海外莆廠多係奸徒素借城

杜弁髦注記官兵其軍勢莫敢訕何亦比其傳其意入行  
查報殊不知 上司遣調官兵出洋每年費餉數萬餘兩只  
為保衛地方此輩視官兵若為漁人護守而設不思禍患遠  
出要島倘召釁孽貽害匪輕除行寧波府并清軍海防官外  
合行給示嚴禁仰附海漁戶及哨防官兵人等知悉如有搭  
廠擊箏外洋者各照前項無碍地方繫泊如在直衝海面如  
前項干碍處所着令即刻遷入內地敢有違禁恃強仍出海  
外假借聲勢者許各哨官軍官兵及諸人據實開具地名徑  
行飛報該府并海防廳轉報本道即行究解不必復俟武官  
查覈耽延時日致釀釁端在各哨各總頭目亦無得憂謫畏

譏曲為蔽護如或畏避不舉本司道別有行移詢之府縣各  
廳即凡差遺負役皆有耳目可以諮訪萬一有犯并各總哨  
頭目一體究治斷不姑息毋自貽悔

**附議**

海外沃壤不宜輕議開墾致惹邊釁此至當不易之論第就  
中差等若寧之金塘大樹等山孤懸海島原與台溫之玉環  
不同斷宜永垂厲禁至玉環去樂清太平二縣治不遠猶屬  
境內今兩府之民雖禁而未嘗不開倘處置得宜似可取充  
餉用二十九年十一月  
本院詳行台溫二兵道查議温州府近復有屯守之請又經  
杜查候未詳報尚俟後之籌海者酌而行之

天漲塗田及寺田湖田查得縣大高等處民竈地限之間各有  
天漲塗田在民界內者應當民差在竈界內者該辦竈課原  
不相混夫何奸頑民竈作圖欺隱糧課一遇鹽司丈量稱係  
民產若遇有司清查復無竈塗彼此欺瞞莫可究詰即今見  
在清查田地就經行仰文官台州府通判黃清會同寧波府  
周知府議以一槩丈量之法以破欺瞞影射之弊行令委官  
照磨齊禹臣知事廖珊將前項天漲田地不拘屬竈屬民一  
體清丈計其畝步於間仍行鄞縣知縣劉惠喬親往查勘經  
界是民照數同民田當差每畝起科米分有零是竈照數比

依軍屯陞課每畝貳錢壹分貳厘伍毫縣登循環依時追納  
仍查節年課納何庫庶民竈自分而欺瞞影射之弊可革矣  
具由呈奉

欽差督撫軍門謝 批天漲田地俱准清查明白登冊屬民者同民田  
當差屬竈者依屯田陞課此至公至明之法也不許阻撓其  
節年納過課銀查明貯庫俱候通詳示行繳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 批該縣之田既通行清丈無論民  
竈一切照行仍與勘明以杜混互欺隱繳蒙

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萬 批如議漲地一體清丈但是民是  
竈行令各官從公登報毋使日後爭執仍候通示行繳蒙

循行委官台州府通判黃清逐一丈量的確畝數分別民窳

疆界呈報其節年納過課銀行令寧波府查明另行外隨據

通判黃清呈稱鄞縣通縣量出天漲田地共肆千貳拾畝肆

分叁毫內田肆千壹畝壹分肆厘叁毫地壹拾玖畝貳分陸

厘內拾貳都田叁千捌百陸拾柒畝壹分貳厘肆毫地壹拾

玖畝貳分陸厘拾叁都田壹百叁拾肆畝壹厘玖毫俱屬民

界通經備造魚鱗流水各冊照依民田當差無畝起科等因

備呈到道又為勢謀法產事據寧波府周推官查得定海縣

洞山寺原有田地山共叁百捌拾餘畝致被本寺僧人劉四

九等陸續騙賣與任廷用楊鉢王欽等是實今據僧人智本



等告爭若追價還主寺廢僧亡未免招惹官勢占奪但各原價頗輕量再斷價公用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本寺田地山共叁百捌拾餘畝內撥捌拾畝還寺為香火常住田其餘分別上中下三等酌議價銀召買照敕追徵入官以充公用其已納輕價收割過戶及隱漏不報者徑委廉幹官一員從公挨號丈量照價估添另行再納或召別買納價方行撥田管業行縣給帖執照以息後爭具由呈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 批據議明當依議查估收撥該寺浙中廢寺產業多被奸豪侵占不但定海一縣洞山一寺也利久歸於私門爭端必起勢必藉以公法弊端乃清本通

聚將道屬寺產悉加清查具冊報奪以憑諸道之倡可也先  
繳奉

欽差督撫軍門方 批准照行繳依蒙行委周推官并定海縣掌印本  
府祝通判丈量得洞山寺田地山通共伍百壹畝陸分捌厘  
內撥柒拾玖畝伍分壹毫還寺香火常住之用餘田肆百貳  
拾貳畝壹分捌厘分別上田每畝納銀陸兩中田每畝納銀  
肆兩伍錢下田每畝納銀叁兩上地每畝納銀貳兩伍錢中  
地每畝納銀壹兩伍錢上山每畝納銀壹兩中山每畝納銀  
捌錢共納銀壹千肆百伍拾伍兩肆錢叁分叁厘給帖各戶  
管業以杜後爭立限追完給助定海城工之用并將任廷用

等究罪呈蒙

撫二院詳允追納訖及查通省湖田數多悉被勢豪之家占種未經清理如諸暨縣泌湖盡被勲戚勢宦及附近土豪占種膏業私收籽粒近為追論漏網惡逆懇乞

聖明正罪沒產以昭法典事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 案驗奉

都察院勘劄前事備行分守寧紹台道葉官清查行據紹興府推官張孫振呈送冊開諸暨縣泌湖田畝先該本府黃推官杭州府須推官會同該縣知縣梁子琦親詣丈量分別等則議追佃價本湖共田肆萬貳千柒百玖拾伍畝陸分玖厘

赤亭共該何種銀參萬肆千捌百肆拾柒兩玖

內陸兩義更陸邊原佃田壹萬叁千柒拾柒畝捌分貳厘該

佃價銀壹萬肆千玖拾柒兩伍錢陸分八厘陸毫之外尚有

湖田壹萬肆千柒百捌拾柒畝捌分貳厘該

萬肆千柒百捌拾柒畝捌分貳厘該

陸兩伍錢陸分八厘陸毫之外尚有

陸兩伍錢陸分八厘陸毫之外尚有

陸兩伍錢陸分八厘陸毫之外尚有

陸兩伍錢陸分八厘陸毫之外尚有

陸兩伍錢陸分八厘陸毫之外尚有

陸兩伍錢陸分八厘陸毫之外尚有

種茶三三級建德王王

入冬勾折銀貳拾壹兩

戴金時公李德隆慶隆生

為心元年止亦俱未完

四今該分中道呈委該府王

該縣正官及本府能於

首領兵機法武官各臺呈現在案詳請大將法德等占佃

田石八畝開承買及遠近死佃價租利人等皆開一畝利以

遺民若司王人軍士之仁職山澤之征以佐兵興者尤人臣

經國之義雖說王臣以公利而養兵乃所以養民本不容差

毫釐之差若差毫釐則其不以其難展望開田開墾等二

等項之案若差毫釐則其不以其難展望開田開墾等二

等項之案若差毫釐則其不以其難展望開田開墾等二

然每議增兵率先派餉間有議紓民困以助兵費者又欲墾  
及海山之利而不虞起遣之憂其說至於今方集議而未決  
也然則兩浙山海之利外此豈無可言者乎一曰塗田二曰  
寺田三曰湖田是已夫自溫之蒲壯以至嘉之乍浦瀕海數  
千里日灘月漲名爲塗田蓋不止一鄞縣爾也隣竈地者則  
移爲新煮之場而舊地鞠爲成熟之畝接民田者則築爲阡  
陌之所而斥洶溉爲膏腴之區任其雄據以自封抑或冒勢  
以承佃而含勺之糧未及也是不可文勘起科而官稅之以  
助我養兵之用乎宋元以來崇尚佛教凡先浙大臣壻所率  
多建寺召僧住持防護捨置田產以爲贍祭之需名爲寺田

蓋不惟一洞山爾也世遠人亡僧逃寺廢或因僧徒盜賣而  
田去糧存或被勢族侵凌而展轉投獻據其賣獻之價殆止  
百之一稽其見納之糧不及十之三故田失其額而糧缺其  
徵逸者丈量鄧田除去天寧寺無田糧驗捌百畝而延慶寺  
更倍之他可推矣是不可履畝計值而官買之以益我增兵  
之費乎兩浙湖田數多占據者衆即浙東言之曰東湖曰蠡  
緒曰鳳浦曰沈寔曰杜曰白洋曰汝仇曰湘曰夏蓋蓋不止  
泌湖已也向爲土豪侵種既無花利以輸官版用無稽又無  
值價以承買而自耕自食久假不歸太率積水居其七而淤

其亦不若指荷澤家聚衆爭奪者維斷公濟治以墾

乃復敢私種以欺瞞分鑑未及輸而歲收且數百夫尺地若  
非王土也豈容占據而不之問耶今泌湖之價與租已奉勅  
合議入

內帑矣他湖且種種也又不可照例委勘而召佃之以厚我邊儲之積  
乎三者並興歲可數萬而價利尤數倍之惟在

經國者主持於上承行者任然於下耳不此之計而惟海山  
之議壅

國禁之云違亦何異玩弄華而無秋實恐未免借寇兵而齎盜糧也  
此書生覆食之六言來知可見諸行事以助兵興之萬一否

〔定〕



一天漲金田

查得萬曆貳拾柒年拾壹月間為清查寺租銀兩等事該布政司奉

督撫軍門劉 批台州兵巡道呈奉

本都院憲牌該本道看得礦務軍餉萬非得已值今公私匱乏殊難措給致不

本都院軫念行查廢寺田土以濟目前誠為國為民至計也敢不祇承以副拳拳至意催據臨海天台太平三縣共查出招追入官與肯出田地共計租穀價銀柒百肆拾伍兩玖錢有零又另文詳減落司弓兵銀伍百肆拾捌兩伍錢

工食銀七拾兩歲共銀壹千叁百壹拾兩  
以予兵銀所積以寺田銀充餉均可以助二項急切而  
僅查前項廢寺田地除經招詳結斷外其餘通應入官變賣  
以佐公家之急採之輿論咸謂先年嘗經議賣以資

大工嗣後或因各寺通糧責令承佃完官又或徵租抵彌助倉且中多  
士宦官種百年沿為世業率難追結至於臨海縣清出公遺  
田畝先經收戶輸糧太平縣清出淤漲塗田亦係自然之利  
均應附照各縣所議姑免深究合候詳示俱自貳拾捌年為  
始徵租追稅照數起解布政司收貯候文取發協濟開採工  
費及充餉等用仍行各縣置立循環送道印發稽查完欠其

餘寧海等縣一面查催未提開報及清查首出未盡者俯容陸續查詳本道誠恐久稽

憲限致煩催督合先呈詳若目前取辦尚有黃同知新詳黃巖縣認役銀壹千餘兩堪以支解等緣由奉批仰布政司覆議速詳奉此隨該本司看得台州府屬裁減巡司弓兵及餉兵工食共銀伍百陸拾捌兩已經類議呈詳聽解礦監協濟外今該道查呈臨海縣清查首出廢寺田地年計租銀壹百壹拾柒兩貳錢天台縣清查廢寺田地山塘年計租銀叁百玖拾柒兩陸錢柒分零太平縣查出開墾淤漲成熟銀貳百叁拾壹兩肆分零三縣共銀柒百肆拾

錢零又黃巖縣輸貯認稅銀壹千壹百餘兩俱堪補助  
相應分別呈請合無候詳允示備行紹台兵巡道轉行台州  
府臨海天台太平三縣遵照將前廢寺田地山塘及開墾或  
熟套田租稅銀柒百肆拾伍兩玖錢有奇自貳拾捌年為始  
追徵解司收貯聽候開採工費或充餉用仍置立循環道  
倒換稽查完欠其黃巖縣認稅銀壹千壹百餘兩解司內將  
玖百兩補還前借司庫抽扣銀發杭州府轉解礦監濟運之  
數餘銀貳百餘兩存貯聽候協濟礦費其寧海等縣廢寺田  
地未經清查者聽該道催查詳報等因奉

本都院詳批該府屬廢寺等項租稅銀如議自貳拾捌年為

始照數追徵解司抵充礦餉文用仍置簿送道稽查完欠  
悉照行繳○萬曆叁拾年正月內又爲倭夷情形已著等  
該本司奉

督撫軍門劉 憲牌照得先因近年沿海多事增兵加餉  
司庫不敷支給特行 查抽扣無碍寺租山餉及前局左  
稅契等項抵充餉用今據呈寧波山餉及冊報無碍銀兩  
來已該本院議將 區額船加增水兵餉銀行令寧台溫  
府自行設處所有 拾年分應撥及舊解應存充餉銀數  
行遵照行司除 遊兵將加派田地餉銀抵給外其寧波  
將總兵標 加現兵陸拾叁名旗手伍拾名

俟集撥該區額支餉內其額船短募增一與台溫二區增兵  
餉銀俱照單開聽各府自行支給其餘解司銀兩一一登報  
餉用計開解司應留充餉銀數台州府解司廿八廿九兩年  
寺租共該柒千肆百伍拾壹兩報入兵餉循環倘有未完者  
仍照原行查報其叁拾年起行令不必解司處州府解司廿  
八廿九年寺租除支解礦課外其餘銀陸百捌拾捌兩捌錢  
捌分報入兵餉循環倘有未完仍照原行查報其叁拾年起  
止令照數扣解礦課餘留該府抵餉不必解司等因依奉備  
行解台溫處守巡二道并台處二府遵照見在奉行

原考

一風雨占候蓋軍中占候風雨爲急載諸洪範之庶徵本於太陰之  
經度自然推步可驗初非玄奧難知至如日月之薄蝕靈霧  
之鬱蒸星辰之流伏雲氣之變遷觀乎天文以察人事而言  
凶禍福如桴鼓影響然此兵家之所宜究心者也况江海操  
舟衝風觸浪順之則安逆之則危提三下決兩陳雖天時不  
如地利而孤虛旺相向背趨避爲將領者不可不知考之孫  
子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  
軫也凡此四宿風起之日也如正月太陽在子初一日太陰  
孕於子謂子朔五日過兩宮即戌位此三日內決有風者月

在壁宿是也初十日太陰過申三日內主兩者月離於畢是也十五日太陰過午謂之望十七十八九太陰過巳及辰三四日內有風者月在翼軫是也廿五太陰過寅二三日內有風者月在箕宿是也廿九三十日太陰復於子謂之晦二日太陽在亥太陰隨之餘倣此大率節候不同弦望亦異節候不同者如立春或在月前月後弦望不同者弦有初七初八初九望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是以月之過宮亦有三四日之差其風亦不同非亥之內質以曆之所推無不驗矣○諺云月兒仰水漸喜月兒反水無滴蓋月有九行青白赤黑各二道皆以八分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滿則



陽道遠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平行陰道則  
日借日光月生時如仰看人行陰道矣如弓弦不樣是行  
陽道矣故知旱潦者以此○春夏兩季若遇天氣濕熱其日  
午後或雲起或雷聲所起之處必有暴風○秋冬兩季之間  
若四方天色明淨自五更至辰初無變雖有微風不問順與  
不順可必無妨○雲頭從東方起必有東風從西方起必有  
西風南北亦然如前面雲頭已過後面雲脚未盡風亦未止  
必天色明淨後更無雲然後風止若行雲片片相逐聚散不  
常其潔白圍繞日光又雲脚黃目色赤雲行急天色黯淡日  
月昏暈太白晝見衆星動搖並主大風○日暈則雨月暈生

風看何方有缺則此方風來○夏秋之交熱極生風及有海  
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  
霖大雨同作○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  
便大○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煙  
如霧名風花主風起○夜間聽九道遙鳥叫卜風雨一聲風  
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水蛇蟠在蘆葦高處主水高漲  
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至于螻蛄之遷飛蟻之出  
江豚之見淵魚之躍礎石生潤山川出雲皆可占風雨○月  
盡無風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兩俗云廿五廿六若無雨  
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桃花

風打末○諺云子子癸丑甲寅晴四十五日滿天星戌

酉連庚戌天上無雲地下濕○每值日干執破多風雨又云

執破無雨危承當○凡寅戌二時風雨不久壬子二時者頗

久若兩至午時偶然日出謂之兩候其兩通宵大抵東北風

多兩西南風多晴惟長安則西風而雨此不可曉○易曰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蓋陰來求陽而陽不應之故不成雨風雲

際會而相從者也凡雲走東北者乃係西南之風必無雨○

嘗考李奎作日月合宿大約之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東北七宿共七十五度南七

七宿一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

月二十八日一周天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強皆以月之  
氣起例兩水正月中日月合宿在室八度春分二月中日月  
合宿在奎十四度穀雨三月中日月合宿在昴二度小滿四  
月中日月合宿在參四度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在井二十  
三度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在星四度處暑七月中日月合  
宿在翼十二度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在角六度霜降九月  
中日月合宿在氐十四度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在箕二度  
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在斗二十一度大寒十二月中日  
月合宿在虛五度每月朔日以夜半推之無不驗也此占風  
起之例也○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

爲風者皆宜知也。然風之來去不可不察也。五月有北風者  
爲不利於來而便於歸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彼亦可爲  
過十月風自西北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二三四五月  
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凡冬夏之交南北風息未定。七九月  
風濤洶湧尤可畏也。故舟行者往西以仲春往北以仲夏往  
東以仲秋往南以仲冬則利涉大川不疾而自速矣。

# 太陽出入圖

十一月十月  
 正九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日入月日入日入日入日入

正九出乙入庚方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二八出兔入鷄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三七發甲入辛地

丁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四六出寅入犬藏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五月生艮歸乾上

丙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仲冬出巽入坤方

己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惟南十月與十二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中與入申仔細詳

十月

十一

月

日

出

日

出



# 二十八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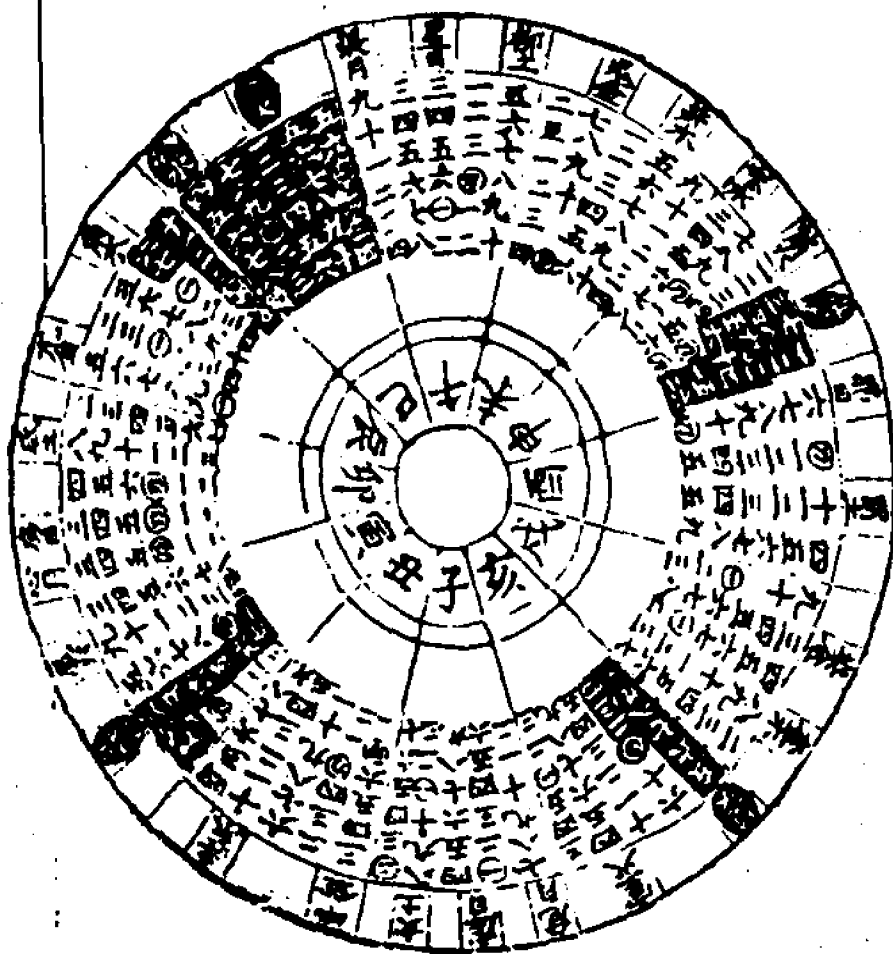
孫子云月在箕壁

翼軫風起之日

詩云月離於畢俾

霿霿矣

同前





一潮汐正候夫潮汐之說其論靡一蓋消息盈虛自本乎陰陽之氣  
而兵家趨避又關乎人事之宜他如錢塘江之鳴潮揚子江  
之暗潮欽廉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果流半月西流乃隨  
星之長短不係月之盛衰桂林聖水巖之潮子時潮午時  
潮落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常先平於南者常後北水南  
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  
其氣之始張於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是為長張之極則  
水益南而潮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則張  
張極復翕此潮又長而落矣且夫天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

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血之以氣往來於脉皆一氣之  
所致也故水有潮而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  
時刻之不與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即春弦  
夏洪之道也日止於一潮或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亦猶兩  
蹠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見之不同也是脉雖皆由於一身  
而經絡所屬自異耳至於潮必東起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  
之氣始於此也百川之盡赴於東反本之義焉如人身之氣  
血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是以每月初一  
二十五十六日潮長於寅時半於卯平於辰落於巳半於  
午於未長於申半於酉平於戌落於亥半於子盡於丑

三初四十七十八日長於卯落於午一長於酉落於子餘依此  
東海之潮汐也至於浙江楊子江去東海萬有餘里不之遠  
落止差一二時辰並不外此況寅時又當以月分定之方望  
如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四更二點是也是以每月初  
五二十謂之小水漸小至初八廿三大虧而不長為極小水  
廿五初十謂之起水漸長至初三十八大盈是為大潮滿  
港浦無不充滿塗礁無不平沒水脉無不流通凡水陸官民  
當此時日必須隄備春夏之潮晝小而夜大九秋之潮晝夜  
俱大八月十八謂之潮生三冬之潮晝大而夜小凡此潮候  
人多習知之然或有忽而不介意者海賊相搏多臨沙灘時

方立沙新築嚴若陸地須臾潮至遂成巨浸趨避莫及矣

靖甲寅秋

命將中使督許二遊擊提兵自真定來會師海上約戰於柘林南沙卒  
遇潮長值事且不為永戒哉客兵至此不可不知任海防之  
責者不可不講也至若錢塘之潮三日不至潭沱之冰片時  
而合是又天意之偶然出於億度之外者也君子語常不語  
變而與者當自得之

